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表狀

許終喪制詔

勅某省所上三省并劄子乞免起復 恩命事具悉  
朕之疇咨四維之輔首用擢卿以陪幹王室未及庭  
謝以鉅創釋位而去俾朕歎然思欲以墨綬起卿于  
苴麻之次累辭痛切諭之而彌固記有之君子不奪  
喪朕奚敢違禮必欲奪人之憂乎夫喪致乎哀而止  
無所過毀以傷性也廟堂之論猶將待卿以叅擇焉  
依所乞許終喪制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許終喪表

今月十五日進奏院達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上表辭免起復特許終喪者哀懇怔忡數塵于睿鑒俞音軫惻許畢于喪期追成命之已行遂私恩之固極微誠既達餘息再生謝伏念臣起自卑微久塵通顯國之厚祿早伸反哺之懷朝有榮階寔荷流根之澤仰繫仁治獲報義方白繇踈薄之材上被聖神之選捧承綸命及見庭闈雖迫隙光備蒙贈典惟是稱情之制斯為致孝之終方伏堊廬遽聞詔檢

吳興陶氏鈔錄

輒稽留于嚴旨屢披漉于血誠孰云在陰之微亦有

聞天之感俯回英聽垂亮孤衷許循致事之常以盡

免懷之慕丁寧細札徇人欲以矜從荒疚餘生戴

天恩而殞絕此蓋皇帝陛下遠存古道下厚時風

本盛德以興仁擴寶慈之惻隱章明大義沛發溫俞

謂墨經之非經著素冠之得禮賜周存沒施厚生成

草芥寸心亦抱太暢之怡潢汙一勺期歸滄深之海

畢命王家敢有遺力

免俸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得應天府送到中書劄子一道奉



聖旨特令依見任叅知政事請俸減半支給者臣聞以庸制祿自古為國之大經也設官分職量其功勤而賦之祿未有安坐而享之者臣執喪在廬無所事而事承此恩旨義何可當况近時將相重喪位居而蒙恩給俸者辭免皆得請臣今所授中書劄子不敢捧承已封繳納中書

第二劄子

臣今日五日得應天府送到中書劄子一道以臣昨奉聖恩特令依見任叅知政事請俸減半支給具劄子辭免奉聖旨所乞不允者切以先王立制為

吳興陶氏鈔錄

邦大經位所以待才祿所以報功國之搢柄于是乎在若其憂服之中已致官職之事而乃叨冒重恩蒙享厚祿內于情而不稱外于義而有傷雖甚鄙庸敢辱名教伏望天慈許循近例特從停寢少安愧懼免知陳州降詔不允謝表

今日一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免知陳州不允者攝迹閑司分從于病廢領麾便郡復被于詔除中謝伏念臣立節無竒文少近野為學荒畧曾弗究于一家賦性濶疎顧靡堪于諸荐更臺閣之要久依戶牖之嚴上荷清衷俯知素守有愧珪璋之



特迺蒙藻黻之華海鳥暫馴虛設太牢之饗風簫忽  
過豈諧雅奏之和尋外補于輔藩遂引歸于舊里冀  
安末節遂以窮年且隣解紱之期忽被遺簪之訪此  
盖 皇帝陛下乾坤均施耀魄並明謂嘗奉于清寧  
知願由于忠厚綸音存錄壘札敦行君命臣承敢忘  
于祇率政平訟理但愧于循良向日傾心望雲馳戀  
陳州謝上表  
奉勅差知陳州軍州事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到任上  
訖大皞之墟益自上古之世有媯之後爰聞盛德之  
封氣俗敦淳土宜何厚日畿神甸先承首善之流者

吳興陶氏抄錄

望宿勲茲迺均勞之地 中謝伏念臣久叨近列無所  
取才向出守于是邦寔祇聞于面命俄嬰病恙遂解  
麾符司憲陪都粗安于拙分于蕃近輔愧荷于明恩  
此益 皇帝陛下圖覆無私大明委照有守者則錫  
之福可器者必盡其工願惟孤陋之微亦荷記存之  
及敢不上膺簡亮自力衰疲更礪鉛刀聊施于一割  
所憂駕乘難効于長驅進退怔忡固知攸措

辭免宣徽使劄子

熙寧七年十二月

臣伏蒙 聖恩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應天府  
宣徽近司地聯二府名器之重禮秩至崇臣才望非



高器識殊陋恭聞明命不任戰越朝廷舊制自前任  
二府臣僚改宣徽司皆由寄任除授故于物議為允  
臣職叨秘殿位列六官祇膺渥典雖有前例但以昨  
由輔郡移守陪都本為便利又居近地異寄任之重  
非宣力之處虛冒榮祿誠為僥倖况臣昨求朝覲獲  
至京闕止望一登文陛仰對清光以上謝于眷懷敢  
切希于晉寵天明下燭宸造曲成特降綸言俾恭  
近綴在臣自量豈遑安處敢陳丹懇冒黷泚聰伏冀  
聖明俯垂察諒特回制命以全愚守  
辭免宣徽使欲乞近京一郡劄子

吳興陶氏抄錄

臣伏蒙 聖恩久奉朝請今幸遇同天節稱慶禮畢  
敢瀝懇誠上干 天聰切以宣徽近司重地而無責  
非重戚國而以恩澤加優者未嘗徒處也臣向因移  
任遇京覲對猥承寵命遂留供職素餐充位豈所遑  
寧欲乞近京一郡稍便鄉閭粗安素守伏望 聖慈  
特垂察允 辭免中太一宮使劄子  
臣承閣門告報已降勅命差充中太一宮使臣近以  
奉朝備位而無所事故乞一郡以安愚分伏蒙 聖  
慈更加重職愧尸素而有請被恩典而愈優虛冒寵



光無施報稱切自省循豈違寧處所降勅命不敢祇  
受伏望據前所陳乞特賜施行

謝除中太一宮使表

伏奉勅命差充中太一宮使已赴本宮管勾訖十精  
天之貴神肇開靖鎮五鎮國之命祀舊啓靈祠崇奉  
式嚴典司為重謬充使職上出宸恩中謝伏念臣  
仕適逢時材非濟務智用同乎短綆不可以汲深切  
寔譬之拔楊無得而成大昨領別都之鑰許覲中天  
之廷祇荷明恩俾陞近綴既久陪于朝著輒干請  
于卿章復膺溫檢之榮兼領殊庭之重披誠封奏申

吳興陶氏抄錄

錫 詔音嘉命是承危宗增惕此蓋 皇帝陛下惠  
深涵養仁浹施生猥加體貌之隆奚取典刑之舊哀  
瘡之瘻極蒲柳之望秋云補之心猶螢燭之嚮日念  
言謝事近在踰年敢希上足之風庶免婆娑之事寔  
惟素志敢昧大明

免中太一宮使乞外任劄子

臣竊惟人臣立朝出處固有常分苟失其節必宜悔  
咎人君之所以厚遇其下非但優之以祿位而已亦  
在察其志之所存使處得其所斯可以為厚矣臣早  
際聖明待蒙察舉採諸羣議之外耀于執政之末罷



而外補優以閒曹甫及二年復除使郡每垂記錄皆出泐衷昨自陳洲就移應天府自念衰晚前迫引年若便道以之官望清光而無日故因過闕請來朝見止一謝于養懷敢切希于寵利本期旬浹即望辭行陛下特軫 慈衷俯矜舊物發于中旨處之近司曲示敦留俾奉朝請日趨嚴陛俄僅半年昨奉誕慶之辰已畢奉觴之禮故求一郡異安素守今蒙 聖恩更加官使名秩增重優幸尤多今 陛下勵精庶政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中外事無大小應不經于神慮觀游娛宴未嘗留情輔臣百司莫不夙夜豈

吳興甫氏抄錄

容浮冗獨無所事于其間以一介孤遠之踪席青咸恩澤之地取譏清議上累公朝是敢虔瀝懇誠仰塵聰聽欲祈近南京一郡退養衰疲則是 宸造曲成慈眷尤厚始終保全寔繫洪覆冒照天威仰祈察允 辭免判永興軍劄子

臣自忝近司奉朝供職日趨嚴陛俄僅半年昨逢誕慶之辰已畢奉觴之禮故求補外退安素守數頃情懇未奉 俞音今承差知永興軍須至復有干黷伏以永興大藩委寄為重但臣行將七十勦力殫疲目昏耳鳴精神內竭比及謝事纔餘半年今去鄉閭程



途願遠虛煩更民迎新送故伏冀 聖慈檢會臣遠  
奏乞改京東一郡願茲哀暮得近松楸致仕之日歸  
日為便敢冀 慈衷垂憫宸造曲成保全之恩始終  
大幸上冒 天威仰祈察允

陳乞外任劄子

臣早遇聖明特承眷獎昨以朝覲處之近職仰依洪  
覆寔為優偉然臣年齒遲暮志氣衰索質本疎拙無  
所取材處則莫施補報之勤出則不堪煩重之寄而  
一介之守粗安常分上不敢為詭潔之操下不敢為  
貪冒之行故求徐充一郡所冀漸就田廬荐瀝懇誠

吳興國天少錄

未蒙察允伏望 天慈俯矜愚朴特推保息之仁獲  
遂首丘之願干黷聰聽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再陳乞外任劄子

臣陳乞外任方在私第俟命伏蒙 聖恩宣召令奉  
朝供職臣不避嚴誅須至再陳誠懇念臣齒髮遲暮  
志氣衰索累求一郡退安拙守干黷天聽未蒙委照  
雖進退之禮 慈衷曲示于眷懷而出處之方愚臣  
宜有以自處伏望 聖明俯加矜察特允前乞以畢  
私幸臣無任祈天俟命戰越激切之至

乞致仕第一表



臣聞事君主于無隱誠必自通陳力至于不能勢宜知止輒露引年之懇仰于從欲之仁中謝伏念臣親際隆盛明蚤塵華顯文章不足以閔色才業有媿于經綸歷事三朝殆通四紀內之清塗嚴闈極侍從之榮外之名城大都徧藩守之選乏嘉猷以告于后無膏澤以下于民徒以朴忠愚直之心資不能改至于利害得失之際初不自謀緣茲遇被于聖知嘗亦與聞與國論士儒至此幸遇已多比奉對于清問每自陳于哀拙保留官之鑰坐安喬木之邦惟餐頤良時忽焉而如失年齡浸邁疾疹交乘神明潰虛難

于外慮筋骸摧薊頓異于前時榮敢尚貪福知已過非獨招滿盈之禍懼將累覆疇之恩迫此憂危期于引謝伏望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深燭至誠貸其無補于涓塵哀此已疲之犬馬許上還于冠綬俾退養于丘園順服生經倘保完于餘喘願陪鄉老永歌誦于太平上以成君父始終之仁下以全臣子進退之節伏乞聖慈特許臣致仕

詔

勅某省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中外老誠朝廷倚而為重始終厚遇人臣互不可輕卿寵光進躡于疑



承禮貌兼隆于德齒比擇留都之優近仍從故里之便安胡亟上于封章願請還于印綬徒事恬冲之舉殊違眷異之懷所乞宜不允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及多

第二表

近者輒具奏封乞從致仕伏承 溫詔未賜 俞音懼汗莫勝危誠難止 中謝伏念臣材質極陋身世至孤夤緣明主之知簡拔衆人之上功勤何有祿位過盈雖存王室之心死然後已而徇公家之事耄矣無能尚被優容復叨居守屬衰殘而矍鑠不免曠官懷

樂全文集卷九

寵遇而留連又將滿歲灾釁時作罷瘥日增念治世之難遭抑 重恩之未報迫茲頽朽無以勉強况今時不乏人人得其所自惟進退何繫重輕捧 細札之丁寧益孤衷之感涕朝經所著惟禮分之有常天聽蓋高異精誠之可徹伏惟 皇帝陛下天無私覆物遂其生俯推保息之慈特軫矜從之造幸全拙守俾佚餘生既以免鐘鳴不止之譏又以脫器滿則傾之禍咏陶樂 聖恬漠終身雖在林丘之微不忘君父之賜

樂全文集卷九



勅某省所再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歷事三朝嘗更二府頃授宣猷之秩往司居守之權方委才明坐分憂寄忽屢陳于封奏祈上致于官榮曰老而傳雖年耆之常制若不得謝亦禮典之舊章宜體悉于眷懷勿堅求于冲退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好遺書指不多及

第三表

伏奉 詔勅以臣近上第二表陳乞致仕所請不允者 恩由特旨禮過舊章恭被訓詞倍深感愧在念舊之仁既厚願嗣天之願未從敢瀝肺膺再干鈇鑕

中謝伏念臣緣一介獲事三朝濫沐恩榮祇緣幸遇積歲時而徒久曾報稱之茂聞比陪近綴之嚴每慮素餐之誚間因燕見屢嘗懇激于引年度奉 德音乃復逡巡而就次出司留鑰又決歲筭桑榆之光徒引高原之望犬馬之力豈堪長路之馳雖復勉強良難振起故傾丹悃以乞殘骸敢謂 聖度寬大而曲容拙疎 天眷怛惻而尚加撫遇切念事君之禮難以承命而為恭然其陳力有期至于不能而即止冀念微守仰荅深仁謝復盡辭庶希得謝伏望 皇帝陛下廓日月之照而幽無不燭推天地之造而物皆



遂生許上麾符俾安田里黃髮倪齒退從鄉社之游  
文陸赤墀徒望天衢之遠逶迤末路誦咏昌辰茲惟  
君父之慈豈特丘山之重

詔

勅某省所三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位居法從歷  
年滋多職踐政途宣力尤至比從近列出領別都方  
緊鎮靜之才坐委居留之任奚屢陳于封奏祈自解  
于事權 朕注懷老成優眷舊德宜體待賢之禮少  
捐知止之懷勉安爾官無拂予命所乞宜不允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乞致仕劄子

臣昨者上章陳乞致仕伏蒙 聖恩降賜詔書不允  
固合上稟 德音姑安分守然義不獲已理難苟安  
臣自念荒踈久塵近列犬馬之年七十有一本期過  
同天節方伸前請涉春以來舊所患眼疾頻發昏痛  
至于簽押案牘披覽詞訟每委僚佐一面發遣事屬  
妨闕切不自遑而又心氣虛煩動多遺忘深惟此疾  
非旦夕可愈雖欲勉強難以遷延仰祈 天慈俯垂  
矜念前未得謝已為恩禮之隆今復自陳可諒懇誠  
之至伏乞 朝廷檢會前後奏請特許致仕上荷



大君之德下從鄉老之游樂 聖安所以全素履  
乞致仕第二劄子 臣近奏乞致仕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所乞不允臣  
資蠢愚然切常聞事君之道矣蓋君猶天也天可欺  
欺人之悖德敢于欺天而後忍于欺君也臣雖不令  
不敢以忠信自期然一介之守亦粗有所存矣當有  
聞于 天聰敢不以誠者哉臣自熙寧三年赴任陳  
州于路得疾面目偏急後醫治雖痊損然終不復舊  
至今語蹇澁心多悸易忘時昏眩故向者在朝因對  
屢常面求謝退夫隆名重祿是人之所欲臣非事詭

激獨異于人蓋自度不任恐無益于國以上累于  
聖知此寔深情所在自到南京又一年半精力寢衰  
惟自知覺加之目痛心氣虛煩其于公事寔多妨闕  
以臣素好道養故外若可觀然寔無功效譬之土木  
偶其中朽矣故事曾處近司而乞致仕者章再上而  
得請臣已四請而不允 天恩可謂隆厚矣今者不  
避誅殛復上干于 宸扆言出肝鬲非有飾辭游說  
大明在上無幽不蠲覆育之下生物咸遂况臣孤拙  
夙被 慈眷今茲微懇可無感徹伏乞特開 恩旨  
許令致仕仰冀曲成之賜俾蒙保息之仁荷 天之



休以終暮齒

辭免東太一宮使劄子

臣伏奉勅命就差充東太一宮使許以南京居住者臣昨乞致仕累躋天威今蒙聖恩更授宮使列在近班處之真館上承渥眷以感以懼然于愚衷有不安者又須再被誠懇仰冒宸聰臣猶自己為煩然于義不獲已切惟陛下勵精庶政惟日孜孜臨聽至于中吳程書逮乎乙夜弼臣近司陟降勤恪百工羣吏各有官責臣在朝無補于國何勞自以年齒衰暮氣力疲乏故乞殘體以避能者天高聽卑得

請為幸今乃以重職而家居享厚祿而閑佚臣切安此物議為何伏望陛下正王制名寔之體成臣子進退之宜特許致仕是臣本志倘過辱優禮未容謝退乞特還舊秩領一閑曹雖愧備員之冗庶寬浮食之慙上足以昭示恩慈下可以少安分守仰依天日得引歲華覆照之下容處容處

謝東太一宮使

昨者陳乞致仕伏承勅命就差充東太一宮使許于南京居住尋再伸前懇或乞還舊官今奉詔書不允者欲致為臣蓋衰齡之所迫思不得謝尚舊物



之未遺止解鑰于留宮猶備員于真館忝冒滋甚兢  
悸靡惶中謝伏念臣本自寒生曾微遠用雖薄聞于  
大道亦粗守于孤忠其寔蠢愚誤被三朝之所獎至  
于報効殆無一事之可言惟寵利人情之所懷惟  
聖明仕者之難遇自念支離之久且多饜冒之慙庶  
耻之畏豈獨畏清議而已滿盈之戒寔亦有私意在  
焉屢剡悃誠決期引謝天慈過厚鄙志莫伸尚聯  
徽省之班仍玷殊庭之職官責之所不及人事之所  
至安衆共稱榮臣寔知懼念籲天之屢瀆姑就次以  
為恭俯仰深惟捐糜曷稱此蓋皇帝陛下道周謨

典化格範圍取人以身盡物之性九德以之咸施四  
維于焉並施臣敢不歌福祿以崇君親因榮幸以循  
名節庶完終始無累生成

再陳乞致仕表

七十致仕禮有常經再三上言情非虛飾中謝伏念  
臣早塵顯仕才本空疎荐歷要途事無稱紀幸遘寶  
國之肇啓預聞玉几之道揚首承日月之光先沾河  
海之潤特蒙褒舉迥出等夷虛被寵靈訖微報稱久  
從外補遂迫頽齡致章紱以上還丐筋骸而歸盡  
陛下矜憐庸朽寬屈典常加使領于祠宮俾便安于



鄉社臣感戀德澤難于固辭留連哀遲體此深養坐  
糜厚祿行復二年誠恐一朝溝壑之虞遂成終身負  
乘之耻逮茲未耄得以自陳伏惟皇帝陛下天施  
無私父慈均篤出處之際既曲盡于恩榮進退之間  
得粗全于名節屏伏閭里詠歌聖明行葦無牛羊  
之憂蒲柳免風霜之患嚮用五福式彰皇極之隆國  
有四維少穆民風之厚

詔

省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國之耆艾時資典刑  
內領宮祠外居里閭不嬰以事固足養安乃復抗章  
遂求解組徒欲遺于榮祿良未協于眷懷雖知懇誠  
難徇來請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熟  
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第二表

近上表乞致仕蒙聖恩降詔不允者切以大君  
保息之慈人之老者疾者得所養治國經常之制士  
之進者退者惟其宜不堪陳力之勞爰上乞骸之請  
詔函下降天旨未俞中謝臣聞委質大方前經明  
訓自古不得謝者在禮雖或有之然皆德業高賢功  
勲夙望邦家倚以為重中外賴之為安加恩所以特



優被寵誠為無愧是以義全大體衆罔間言如臣徒以空疎早蒙揀擢事猷勿違報稱茂施遽成衰疲遂求引罷而早濫當渥命遙頒真祠位陪執政之班祿陪大夫之秩職憂靡預官責不加上紊彝章俯慙私倖敢循舊典謹復自陳伏惟皇帝陛下下一氣均私大圓丕冒匹夫自盡各伸所志之微萬物由庾皆受曲成之賜俯諒虔勤之懇特垂開可之恩精駑紫宸猶結望雲之戀迹還白社終懷樂聖之心

詔

省所再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逢時特起歷事三省朝直諒多聞可謂成德比緣請外免徇均勞旋解宮符遙莅祠館優游鄉社幾同佚老之歸輔養天和何待潔身而去累章來上殊唏予聞姑體眷懷務安厥位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第三表

臣昨再上表乞致仕伏蒙聖慈降賜詔書不允者章達御前至誠上徹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願惟衰朽之年久切優安之地祇膺異數益不遑寧中謝臣聞事君之方本取精神之用行己之義當思名節



之存壯而不勉則非終老而不歸則忘恥今臣心力日耗耳目日昏謝事之期已逾三歲瞻天漑懇蓋亦累年且士之歷朝古有垂訓四十曰強而仕七十曰老而傳非異稟之粹靈必同倫于荒耄坐糜重祿虛占近班偃息在床優游卒歲進退非據俯仰厚顏衆將謂何沒有遺恨伏惟皇帝陛下金玉百度紀綱四方元首股肱既熙萬事奔走先後各効所在長臣去留奚系輕重蓋年及而引去人臣謂之令終禮得而許歸人君所以加惠仰希慈造濬發俞音國制坦明式遂臣之分王道正直益恢蕩之風

生成亭育之仁始卒保全之賜撫心殞咽之死靡它

致仕告詞

勅凡內外羣工謝其謝事而去者咸進秩一等是于優賢佚老之義亦無所缺矣至耆艾大臣有顛勞成德而朕之所禮重則非殊恩異數不足以稱朕意又可以常比言乎宣徽南院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寔封一千三百戶張某宿有重望歷服近班頃在先朝職守禁從屬芳考以朕為儲副而親聆德音寔視詔草自解政柄久從便安而數奏引年懇上印綬乃命舊使以



東宮二品就第對此 光渥永介壽祺可特授依前  
檢校太傅太子少師充宣徽南院使致仕散官勳封  
食寔封如故仍放朝歸

謝致仕表

今月二十三日左班殿直郭安仁齋賜勅告各一道  
伏奉 聖恩授臣太子少師依舊宣徽南院使致仕  
者引年謝事錫命自天以徽省之近司加儲闈之崇  
品祇承 詔檢榮觀 綸綍之辭知自 宸衷曲被  
寵光之渥蒙 恩至厚震魄無容 中謝伏念臣器慮  
迂疎材資淺薄踐揚通顯叨逾四紀之長陟降光明

忝覩三朝之盛 聖神績御邦國維新屬當訪落之  
辰濫預其難之舉遽罹家釁越去朝班固違戶牖之  
嚴荐易寰畿之守遂嬰犬馬之疾寢迫桑榆之期上  
列奏封蓋謹循于禮典俯頌 細札爰深示于眷懷  
特授祠宮俾安鄉社又仍歲律當復自陳祇荷 天  
慈獲從私志臣子再三之躋願不容誅 君父覆載  
之恩就與為大此益 皇帝陛下至慈鞠育天德生  
成始終為之保全進退免其咎悔簪履敝物猶矜惻  
于棄遺名器至公用顯章于優異但今嗟于哀暮訖  
莫報于鴻私共戴一天均在照臨之下同居萬彙豈



離造化之中

免宣徽使表

今月十五日進奏院遙到告一道伏蒙 聖恩授臣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依前太子太保致仕降命自  
天恍日星之下燭躅身無地凜淵谷而若驚恩出殊  
常義難虛授中謝伏念臣器資本薄材用無長時幸  
遭于昌辰仕早塵于近綴荐揚中外曾固著于事功  
孤立朝廷寔粗循于分守頃引年而得謝蓋倦飛而  
知還退處田廬遂經歲籥仰 聖神之並化揭日月  
以合明豈期 綸綍之光忽及衡茅之下徊徨自失

愧惕交懷此益

皇帝陛下大德施生至仁不冒播

九功而惟叙致萬物于由儂一氣發春稿木成于萌

蘖大雲布雨潤澤按于潢汙碩茲耄殘亦霑亭育然

再除臣名除班籍跡遠缺廷事匪遑寧理當自列

慈衷圖舊廼聖王之所行小節不踰亦匹夫之為諒

曲頌寵渥曷敢欽承伏冀寢停庶安微陋

第二表

伏蒙降到 詔勅一道以臣辭免 恩命不允者天  
鑒蓋高微誠未徹王言作命諄誨如聞夫何疎外之  
蹤亦預僉俞之議數斯上黷但積戰兢中謝伏以宣



徽兩院之名廁于報政二府之重職業無寔班秩甚崇中間廢停蓋緣官制今茲復置以待賢勞豈謂龍光遽加散冗惟朝恩之誤及豈愚分之所堪此蓋皇帝陛下百度允脩九德咸事大中之福用敷錫于庶民不宰之功以曲成于萬物如臣者忝塵最久倖會居多及茲大耋之年安然泰寧之世纖埃無補于國一毫固迨于民敢于草莽之中自稱簪履之舊乃今漉懇而有請猶是為身而圖全仰冀高明特垂矜察典刑大法不虧立政之方名器至公免累假人之慎特回寵渥昭示邦彞

第三表

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再降詔書不允臣聞慎出令者邦國之憲章知守節者士人之義分難避聰明之黷漉疎肝膽之誠中謝切以舊置宣猷秩均近輔比還使職蓋待材勞詔旨經年除書未再而臣頃緣衰老久遠朝班退伏田廬寢更歲曆無功德于平日徒安樂于聖時退省其私中切自幸深懼滿盈之戒粗安上足于懷豈渝率履之常上致假人之議伏望皇帝陛下天光下燭人欲不違察其孤衷矜其微志特頒眷旨回復悞恩使臣保犬馬之



餘年全桑榆之顏景考終厥命無愧于心則日月之  
輝天地之私生成之賜淪骨下髓入髓不盡其水  
而免宣徽使劄子 聖恩命不允仍斷  
臣伏奉 詔書以臣三上表辭免 恩命不允仍斷  
來章臣切以先王建官分職所以延俊又崇名重秩  
所以旌勞能此乃治世之具立國之基幹也夫本朝  
宣徽使無所任于事為待材用之宅中緣官制而罷  
既而復還其位蓋廟堂之議事存本末臣既退老多  
年雖曾經此職今則非復任用之人 寵渥忽及自  
度虛授無名屢黷 聖聽不敢承命三代之盛王未

有遺年者歷世明君優恤耆艾以為令與恭惟 二  
聖德義出于此然人臣之節一介之守 臣 孤陋亦  
有所志今夫聖王之事 陛下既已行一介 臣 之  
守臣亦願終其履踐焉敢妄意苟得以干物論伏望  
天日高明特垂降鑒庶于朝廷大公之體粗有補于  
涓埃 謝免除宣徽使表 聖恩命不允仍斷  
伏奉 詔書以臣上劄子辭免 恩命特蒙 聖慈允  
所請者切以惟皇建極置器于安恩福以發其光榮  
憲度以成其嚴重必使人而知分寔為國之大經故



得俊民用章百揆時叙中謝伏念臣委質四朝之  
盛及今大耄之年固著事功靡一毫而報上偶逃罪  
惡幸無忝于所生退處田廬倏逾歲紀豈意桑榆之  
末忽承天日之光命出殊常驚魂失措力陳微懇  
寔內激于肺肝仰冒明威蓋自甘于斧鉞伏惟皇  
帝陛下至誠成物大德得人德義之興本出民風之  
厚典刑所載良資王道之平豈惟孤陋之身可當謨  
訓之美

授太子太保謝表

伏奉今月某日告命授臣太子太保者與成命已行  
義難辭避無功虛受愧益面顏中謝伏念臣早依日  
月之光退迫桑榆之景杜門屏迹已安灰槁之餘送  
往事居無復分毫之効敢期新寵例及陳人此益伏  
遇皇帝陛下哲命初基舊章畢舉嘉與羣賢之共  
治聿追列聖之貽謀雖零雨時風無所揀擇于物  
而枯草腐木難報生成之恩

伏奉今月某日告命授臣太子太保者渙汗所均一  
新中外通遷之澤例及哀殘中謝伏蒙臣歷事累朝  
叨塵二府少壯之日已不逮于衆人艱難之時又退



安于末路有何功蹟冒此寵榮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美化財成至仁涵育荷宗廟之重託極神人之歡心大覃曠世之恩求助嗣王之德而臣老病所迫報効無時惟當教忠于子孫庶幾無負于天地遺表

臣聞生也有涯況叨蒙之過分死之將至猶感戀于存懷輒鳴臨絕之音仰黷盖高之聽中謝伏念臣立身孤介遭世休明早習藝文自託聖人之道粗持為守以近天子之光塵忝高華踐揚中外雖其經國之遠業無稱于時至于事君之大方敢愆于義鐘漏

向畫田廬有安惟大期之既窮念鴻私之難報伏惟皇帝陛下體均洪覆神凝太清尊若北辰衆璣衡而不動安如厚地容河海以成深時萬斯年如一日自惟殘迫方永謝于明時獨此丹誠豈可埋于幽壤

免南郊陪祠表

伏奉詔勅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者郊廟親祠國家大事百辟咸在有懷舊臣明詔及門許陪盛禮頽衰體之疲朽成寵命以震驚中謝伏念臣頃荷天恩出司留鑰榮歸鄉國理極便安年迫桑榆義當



休息飛章請老本慙賢路之妨不稼取禾積更素餐  
之愧恐再三之上瀆終忝冒以不遑然而夙苦目痾  
比頻發動近加末弱殆不支持方陛下咸秩百神  
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祿均畀在位之臣工惻然  
春懷未忍遺棄而臣自顧殘瘝之質恐成跛倚之尤  
身滯周京信榮觀之有命心游魏闕念入侍之為難  
惟當望紫燎之餘烟伏敝廬而切拈坐馳丹悃仰企  
清光媮墮之誅逃避無所

免南郊陪祠劄子

臣伏被 詔勅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已具表稱謝

及陳情懇附奏訖切念臣以庸虛上塵 眷遇昨已  
知應天府引年謝事備滙微悃仰蒙 宸恩就除宮  
使竊祿自便每不自遑退就私居終逾時月 天慈  
記錄又加特詔愧甚失措感深殞泣誠願榮陪盛禮  
因得一覩 清光此時不入國門便是永填溝壑但  
臣夙患目疾每發良苦近因退閑方專治療攝心收  
視冀復精明仍自夏秋足膝少力雖不妨行步而難  
為久立倘若可趨班著固當不俟駕行今此阻難彌  
用悼恨望雲極日向日傾心形骸徒存神爽飛越敢  
披愚鄙上達 聖聰謂天蓋高於此跼蹐



謝免南郊陪祠表

伏奉 詔書許臣免赴南郊陪祠者。天眷優隆不遺舊物老身哀病辜奉 明恩未即謹尤重加慰諭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奉若天地祇事祖宗罄萬國之歡心洽百禮而為奉四海來格尚有何于匹夫誠意旁周獨未忘于一介其為幸會上出 眷懷况臣仕歷三朝班聯二府固合勉強筋骸之心奔走籩豆之間聽上祝之告休均在廷之率舞願以迫于罷曳豈敢苟于便安始効私誠謂嚴誅之莫追重遷細札識 聖度之兼容雖蒲柳之質既衰而葵藿之心未

已瞻望殞越寢興不遑

免南郊陪位表

伏奉 詔勅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者國之大事禮行于郊在位羣工肅祭客之嚴翼有懷舊老 仰天眷之優隆碩疲朽之殘軀惟震驚于寵命 中謝伏念臣已久安鄉社已迫桑榆雖優佚于盛時日侵尋于哀病目痾增眊但馳想于闕庭末弱難支寔艱趨于壇壝方 陛下恭承圭幣嘉荐豆籩四方駿奔萬福來下欲其敷錫弗忍遐遺而臣自顧疴瘵之姿恐成跛倚之失侍祠拱帝難參會弁之星抱瘵卧廬徒望



升烟之燎坐馳丹悃仰企清光媮墮之誅逃避無所

賀南郊禮畢表

伏見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惟聖  
為能饗帝莫大于卜郊好生之德洽民茲之為大德  
中謝臣聞天地萬物之始祖宗百世之先書有肆類  
之文禮著嚴配之義曠三年而舉後周四海以荐誠  
然後精意獲通萬靈咸秩惠澤迨于列辟賜予均于  
六師自非熙辰曷修盛節伏惟皇帝陛下仁孝昭  
格睿知日躋克享天心以作神主故能普安寧于八  
表効職貢于殊方釐事告成舊章益懋臣忝逢明代  
獲綴近班觀陟降之多儀阻陪祠位被厖鴻之純嘏  
徒仰天光遙望闕廷寔深慶抃

謝加恩表

元祀告成鴻恩溥及雖在退藏之品猶加異數之  
榮祇奉絲綸寔增慙懼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竭  
誠致饗受祿自天樂與羣臣同霑大慶上自股肱之  
列下周筦庫之微嘉其顯相之勤錄其駿奔之助需  
然大賚夫豈無名如臣草木餘生桑榆暮景願田  
廬而願近竊秩祿以常驚多病支離已無任于陪祀  
寵完霑洽尚不間于推恩荷德滋深論報無所



免明堂陪位表

今月二十三日伏奉詔勅以明堂大禮令發來赴  
闕陪位者伏以大饗之禮蓋崇于宗祀至孝之誠莫  
重于嚴配盛節斯舉惟聖為能既被闡于典章尚不  
遺于耆老中謝伏念臣退歸鄉社久遠禁途雖優佚  
于明時日侵尋于衰病日痾增耗但馳想于闕庭末  
弱難支寔艱趨于軒陛伏惟皇帝陛下恭承圭幣  
嘉荐豆籩四方駿奔萬福來下欲其敷錫弗忍遐遺  
而臣自顧疴瘵之姿恐成跛倚之失侍祠拱帝難參  
會弁之星抱瘵臥廬徒望升烟之燎坐馳丹悃仰企

清光偷墮之珠逃避無所

又

伏奉今月二十三日詔勅以明堂大禮令發來赴  
闕陪位者國家大事祀典為先况茲饗帝之嚴寔舉  
配天之禮百辟咸在有懷舊臣明詔及門許觀聖  
節願殘骸之疲朽承寵命以震驚中謝伏念臣早  
荷朝恩老歸鄉社坐縻廩祿無益消埃夙苦目痾  
比頻發動近加末弱迨不支持伏惟太皇太后陛  
下咸秩百神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下均率土之  
濱惻然眷懷未忍遺棄而臣自顧疴瘵之姿恐乖恭







清頌德告功既對天而不作隆禮備樂念報本之惟  
時當魚麗之世而物既盛多由思齊之聖而神用昭  
格擁純禧于二聖肆大賚于萬方曠古上儀于今  
盛典臣久辭屏著退伏里閭覩聲明于垂盡之年受  
德澤于惟新之政願餘齡之已幸矧溫詔之見臨  
是宜策勵造廷齊明就列與其失周士在廟之敬不  
若同堯民擊壤而歌文物莫瞻夢有鈞天之想精誠  
未已心為魏闕之游

尚謝男某差遺表

命行予奪之間茲為君柄事守章程之細則有司存

凡出殊恩謂非常制不有宜稱是虛寵靈中謝

伏念臣早遇聖朝嘗蒙親近仰承眷遇寔有異于  
等倫自念衰殘願難當于注意幸分符鑰因就田廬  
歿歸狐首之丘生奉豚肩之祀上託至仁之化遂志  
大耋之嗟猶舐犢以嬰懷爰拂龜而有請輒于明格  
方待嚴誅伏惟皇帝陛下治用孝慈德隆穹厚不  
期舊物仍記于堯心豈謂塵容尚存于舜目淵衷  
矜惻特旨可從宸造屬于老臣私便及于愚息  
九天降澤霽霈接于源流一氣發春榮潤均于根葉  
莫伸報塞但積愧惶葵藿至微徒有心于向日潢汙



且涸固無路以朝宗想望闕廷飛越精爽

荐龔懋應詔表

伏聞人主大柄在乎攬髦俊人臣大節在乎建功名  
況當有為之時尤急非常之士伏見應茂材異等科  
龔懋研究歷代之故通習諸家之說材畧可使從政  
智算可與慮事向嘗應詔再召延閣有司所病不及  
大對羈旅益困守操無虧今邊畧未寧謀能為急有  
如懋者士林之擇如使在野茲為遺賢臣今舉其人  
堪叅謀帷幄之舉如蒙甄錄試任無効臣甘准詔書  
連坐之罪

代人自外郡除待制表 范文正公

今日日遞到官告一道蒙 見授前件官者省署清

曹禁廷近職忽外除于散地知上出于 宸衷 中謝

伏念臣藐爾孤生遘茲盛世竊慕匹夫之諒誓守平  
生之心暨忝列于冠裳每感激于忠義頃值 陛下  
躬親聽斷始初清明登用俊良旁逮殘賤擢從郡倅  
陞列諫垣誓輸肝腸以報恩遇有聞無隱盡芻蕘之  
鄙言淺智深謀昧 朝廷之大體寬恩外補支郡假  
麾未易矣涼遽遷會劇歲水潦之為敗民力食以方  
艱求寬常祖議導壅水陳章請而煩復輒 恩旨而



可從 睿澤周隆編氓蘇息在臣愚劣何術保綏夙  
宵勉勤曠敗是懼豈謂江湖之上遠蒙日月之光  
詔命忽臨寵召非次大邦多士清朝富才上東 帝  
心豈所臣比感深泣下愧甚魂驚此蓋 陛下仁及  
隱微德施溥博虛懷小善來天下之魁英借孤寵臣  
勵朝端之風節揆能不敏思報何階惟當白首初心  
黃泉一節仁思反哺度堅烏鵲之心義不逃生無惜  
螳螂之臂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奏狀

遷禮部侍郎知滑州舉官自代

右臣蒙 恩除尚書禮部侍郎准勅節文舉官自代  
者竊見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曾公亮端良清慎  
守道有文爰自立朝播紳推重使登省闈寔煥儀曹  
乞回 茂恩庶允公論

服除再授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

中舉官自代狀

臣右蒙 恩除前件官職准勅節文舉官自代者臣



竊見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司郎中錢明逸業履端修學識該敏施于有政議者曰才蓋處深嚴上資訪對代臣充職寔允僉言

除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右臣蒙 恩除前件職准勅節文舉官自代者臣竊見尚書屯田員外郎集賢校理充天章閣侍講曾公亮藝文該洽業履清純綽為儒館之英早預經筵之選臣猥繇注筆叨踐綸闈較之若人寔為誤進願回恩典庶協僉言

除翰林學士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蒙 聖恩特授前件職准勅節文舉官自代臣伏見右正言知制誥楊察器識優長藝文通敏早陪法從再掌命書宜被詔于浴門以增華于禁署臣之孤陋懼玷詳延願回寵章庶歆公議

除知諫院舉官自代

臣伏蒙 聖恩擢居諫職退省才分夙宵愧畏竊見尚郎度支郎中直集賢院知泰州王夙淮南轉運使尚書兵部員外郎燮劉器識方雅學術深正冲退處易安和有守使備缺替拾遺左右必能副清衷之虛佇勵風俗之貪兢况職等名宦年德遠出臣先倘以



代臣寔愜物議

除三司使舉官自代

臣伏蒙 恩授前件官准勅節文舉官自代伏以貨食者國務之重農商者民業所存平準之權通利之術領茲大計屬在長材竊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吏部郎中宋祈器蘊閎深業履端厚久登近列綽有遠猷俾之治財必濟輕重願推 渥命庶允朝僉

舉李大臨蘇軾充諫官

臣某准熙寧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中書劄子奉 聖

旨諫院闕官令于朝官內舉二人聞奏者 右某伏見尚書刑部郎中李大臨識蘊純深風局冲遠殿中丞直史館蘇軾文學道博議論精正其李大臨雖曾知制誥見係散郎官在常叅此二員並堪充諫官不如所舉臣甘同坐

舉戚舜賓館閣檢討

伏以美教化厚風俗王道之本也欲教化之美風俗之厚在乎進賢節敦樸之士烏臣等區區竊志于此伏見尚書司勳員外郎同判刑部戚舜賓奕世名儒並見史牒孝悌著于家行義稱于鄉該涉藝文留心



經術自祥符初被詔管勾應天府書院切摩誨誘諸生多至成就至今攷不不倦昨任淮南提點刑獄屬朝議方搢急郡縣為舜賓長者非博擊吏罷之而令管勾國子監近改判刑部伏望 朝廷察其儒者老子庠序除一館閣檢討名目所謂廉節敦樸之士臣等切謂舜賓近之干冒 宸嚴臣等無任戰懼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慶曆三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臣趙鼎右正言知制誥臣楊察翰林學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張某翰林學士起居舍人知制誥臣孫抃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戶部郎中知制

誥臣王堯臣

舉朱寀充館閣職名

臣等昨奉勅差赴秘閣考試制舉人等內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料國子監直講朱寀所試六論考中第四等下據舊例閣試第四等下並預廷對止因景祐中年第四等人數稍多報罷之以此朱寀承近例不得召試臣等看詳所試六論其文學理致亦深可觀采及錢明逸對策登科亦是第四等次物議于寀頗稱遺才兼其人履行端確經術該明先著拱春秋指歸辨析三傳疑義辭旨精通有裨儒林之說臣



等今取索到上件春秋指歸一十二卷謹具進呈伏  
望 聖慈俯回睿覽特賜台試置之館閣庶廣得人  
之路上副求賢之意候進止慶曆三年太常丞直集  
賢院同修起居注知諫院臣張某右正言知制誥臣  
楊察右正言知制誥臣吳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臣賈昌朝劄子

准勅舉省府推判官

准御史臺諫准勅節文委侍制已上官各于館閣朝  
臣臺官提點刑獄知州內舉一員充省府推判官者  
右謹具如前臣伏見秘書丞秘閣校理楊孜以文學  
發身以材敏從政使之治劇必有可觀臣今保舉堪  
充省府推判官任使如擢用後犯正入已贓甘當同  
罪如曠官失職不如舉火亦甘連坐

准勅舉提點刑獄朝臣

准勅令舉提點刑獄朝臣須是曾任知州及寔經兩  
任通判已上人充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太常博士  
前任彭州令狐挺才用通敏臣今保舉本人堪充上  
件任使如在任犯正入已贓臣甘同罪

准勅舉清要官

准御史臺牒准慶曆八年五月十四日勅于内外升



朝官曾任通判成資已上人內有材識通明履行淳正堪任清要任使者各同罪保舉二名並須歷任無公私過犯及不是兩府及自己親情方得奏舉或雖公罪杖已下情理輕者亦許論薦者右具如前今伏見太常博士范寬之甚有材識兼有恭守係通判成資以上歷任無過犯不是兩府及臣親情今舉保堪充清要官

准勅舉可升擢任使文資官

准御史臺牒准勅保舉文資三員行寔素著官政尤異可備升擢任使之人仍于舉狀內明具本官才用所長奏聞者臣伏見都官員外郎葉紆謹介好學蒞官廉善堪任館閣帖職為郡長吏必能公清自持勤恤民隱懷州防禦推官張太中儀州軍事推官侯可並資性正直知經術通古今死節伏羲有古人之風堪任臺諫官切摹議論為吏治民必能竭力盡公三人皆行寔素著可備升擢任使並是孤立寒士非見任兩府之親亦不是臣親戚如朝廷擢用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

准宣舉提點刑獄使臣知江寧府

准奉路轉運司牒准進奏院牒准御史臺帖准皇祐



元年九月十一日宣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員闕令  
下御史臺勘會見任知雜已上遍行告示于諸司副  
使以下至閣門祗候已上各同罪保舉一名有舉主  
無贓私罪曾經兩任都監等堪充提刑任使聞奏者  
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本府駐泊兵馬都監內殿承制  
馮文顯勤公幹濟諳曉政事累有舉主無贓私罪曾  
經兩任都監臣今保舉堪充提點刑獄任使

准宣舉提點刑獄使臣

准御史臺准宣于諸司副使以下閣門祗候已上同  
罪保舉一名有心力勾當得事無贓私過犯累任親  
民堪充提刑任使者聞奏如有內胆勇武藝者亦仰  
開析聞奏者臣伏見供奉官閣門祗候汾州駐泊兵  
馬都監劉舜臣有心力勾當得事無贓私過犯累任  
親民兼知書曉習政事堪充提點刑獄使臣

准宣保舉行陣將領

准御史臺牒准宣于文武升朝官或右職供奉官已  
上同罪保舉知方畧有胆勇會武藝好人材堪行陣  
將領軍馬鬪敵任使者一名聞奏臣伏見東頭供奉  
官常鼎本出將領頗有武畧其常鼎即非自己及兩  
地臣寮親戚臣今保舉堪將領以備鬪敵



薦舉孫復

伏見諸王宮侍講孫復節行高介經術精深退居泰山朝多稱薦恩旨特召處之學官不游貴勢之門不言朝廷之事講勸王邸誠須純儒名仕未光終懽清論若蒙擢備館殿有足敦勵風俗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若復後渝素守則臣罪甘罔上

准勅保舉知縣縣令

准御史臺牒准勅舉堪充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知縣縣令二員于前任職官令錄知令錄四考曾有三同罪奏舉者保舉充京官知縣如舉主考數不及者知令緣舉充職官知縣判司簿尉有出身二等無出身三考舉充縣令者伏覩見任絳州太常縣令章不代前池州青陽主簿李向皆有行誼識慮勤廉幹濟並無骨肉在朝食祿不伐已三考曾有人保舉今堪充職官知縣向亦三考堪充縣令

舉呂昌齡充三司判官

伏見羣牧判官國子博士呂昌齡材用精敏幹畧通濟周知財利之事明于輕重之體三司度支糧料案行諸路糧草總三邊入中其間甚有細微利害臣嘗以問昌齡昌齡曉知之臣今保舉充本案判官所冀



調節三路入中事體無所缺悞如除用後不如所舉  
臣甘伏朝典

准勅保舉京官

准慶曆編勅節文一文武官或都在京及外處文武  
官員政治有聞公忠可舉意不掩善欲達朝廷並須  
明上封章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覩本府節度推官張  
誼莅事敏勤飭身廉約臣今保舉堪充京官親民任  
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本官  
在朝並無親的骨肉食祿與臣不是親戚臣于皇祐  
元年四月十七日到任不曾奏舉官員充京官及流  
外選人充令錄班行臣自皇祐二年正月已後不曾  
舉過官員今所舉本人係今年第一名

請應天府致仕官王渙朱貫給俸劄子

臣近知應天府竊見本府致仕官尚書禮部侍郎王  
渙年九十一歲尚書兵部郎中朱貫年八十七歲此  
二人者早仕于朝清節聞于搢紳退老于家善行睦  
于鄉党平生履行並無虧沾渙由太常少卿除秘書  
監致仕僅二十年貫自兵部郎中不曾改官致仕幾  
十五年臣伏覩朝廷數降德音優恤耆艾醪糝之  
賜下逮庶老此二人遭時休盛克嚮多福當國家



太平百年之中生而不知兵革艱危之事年幾大耋式由禮義可為吉人君子矣伏望聖慈俯加恩惠王渙乞與比兩制官致仕朱貫乞與比大卿監致仕給賜月俸天下如二老臣蓋亦希矣聖王不遺年況陛下之孝慈盛德宜有以垂光史牒者也

舉王稷臣臺閣

伏見尚書屯田郎中樞管勾南京留守司御史臺王稷臣性資通敏操守方正和不雜于俗清而不滯于物器識才望士之高選臣今同罪保舉堪充臺閣清要省府煩重任使

舉范隱之

伏見太常寺奉禮郎范隱之所著春秋五傳會義經術深明旨趣淳正今去聖逾遠異端多門常人好奇鮮根于道隱之論述獨探精粹且其履行高介不羣志甚自強進未云止倘蒙樂育必成良材伏乞聖慈特命取自所著書登諸衡石之末即成有取望特與召試使得備館閣之缺所冀扶獎道術敦激風教

薦舉邵炳

臣昨任睦州通判本州青溪縣有前杭州富陽縣尉邵炳自天聖中因公累解官後遂隱居不復叙理躬



耕自業講授為事淳文奧學儒林之所推伏素履懿  
行鄉邑之所表儀近歲朝廷採拔遺逸偏才小善無  
不收錄有如炳者志尚冲靜不違道以于譽不飭竒  
以近名不交迹于公門不求知于要地以故搢紳之  
論未嘗及之臣贊理本州備知才行見善不舉豈曰  
能忠伏望 朝廷特加禮召帖職館閣直講上庠在  
炳學行誠不為忝

薦龔懋許平狀

伏見前坊州軍事推官龔懋太廟齋郎許平皆因臣  
寮奏舉召試方畧考中高等除前件官並通古今有  
策慮周知時務堪從煩使切見湖南蠻寇為朝廷憂  
宜選才能往資謀畫其龔懋擬受權華州觀察推官  
乞與正除潭州一兩使職官許平久經放選未就銓  
集兼累有臣寮薦舉乞與除潭州一初等職官非惟  
叅贊民政足俾助圖戎事

舉知渭州王龍圖

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王廣淵早承先帝知遇  
屬之心膺其人寔有才慮備更任使臣謂宜還之  
朝廷處于要近使得效其忠益必有裨于時務

舉知秀州杜充郎中



伏見尚書虞郎部中知秀州杜充性資方雅吏事詳明通曉時務可以守要藩明習格令可以任法官精于勾檢可以領財計謹具稱薦以聞

舉知諸城趙昶寺丞

伏見大理寺丞知密州諸城縣趙昶謹厚有常勤敏任事朝廷方採擢人才收其力用有如昶者但地卑孤遠故無聞于時謹以名聞以備選擇

舉陳州崔度助教

伏見陳州州學教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崔度通經有文周知世務早因胡宿等舉應制科名試秘閣不中選韓琦舉薦盛稱其才後緣張昇再奏方得此助教名目兩省近臣多有稱薦者度之術業頗涉從橫亦跡弛之士也切見每次科場諸以舉數推恩者亦便注官示不終弃至如度者賜之一官不為忝冒伏望聖恩特與採擢優加一命以收遺逸

舉御史

准勅依條于太常博士已上曾歷一任通判成資已上及歷通判一年已上堪充三院御史保舉兩人聞奏加三丞內有合該磨勘者亦許保舉仍須自來別無賦濫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如朝廷遷



擢任用之後所舉人犯入已贓並當同罪其餘贓私及不如舉狀亦當連坐續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如少得合入三院之人即許于數內舉升朝官知縣已上資叙人一員充御史裏行者右臣伏見太常博士簽書相州判官公事韓宗道安和有守通世務知治體太常博士前知鄆城胥城縣馬默資性淳直勤公愛民並無贓濫今保舉堪充三院御史如 朝廷遷擢任用之後犯入已贓甘當同罪其餘贓私及不如舉狀亦甘連坐

舉劉時中

准 勅節文合舉官僚如覲在京及外處文武官政治有文公忠可舉意不掩善欲達 朝廷並明上封章右謹具如前臣伏覲鄆州通判尚書駕部員外郎劉時中資守謹重吏文通審才用敏給足以幹事今保舉堪充錢穀刑獄煩難任使如蒙 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臣當甘同罪其人在朝有弟尚書駕部員外郎處中見食祿與臣不是親戚

奏御史裏行

臣等准中書札子以臣等奏舉都官員外郎張頡堪充侍御史裏行契勘自來無侍御史裏行令別舉官



一員聞奏者臣等昨准勅舉侍御史一員體訪升朝官鮮得才識資任相當者按唐六典止觀中太宗始命馬周監察御史裏行殿中及侍御史初無此名也中間廢罷至先天中復置始通侍御殿中監察並有裏行開元初又置三院裏行皆出一時之制本朝有殿中監察裏行而無侍御史裏行者官資已故但官侍御史至罕有未歷通判差遣者官資自己相當故但充正員爾昨者兩次覃慶又不碍磨勘轉官故升朝官多是官高資淺今復故事亦合時宜其張頡資履安審才識足用以充侍御史裏行可以稱職伏

乞朝廷更賜詳議

准勅舉堪任陞擢官

准御史臺牒准

勅奉

聖旨于文臣內舉行才堪

任升擢官一員者臣伏見秘書省著作佐郎簽書應天府判官廳公事蘇軾學識足以觀其才風節足以信其行進士及第賢良登科二十餘年近出選調在于士議誠為滯淹臣今保舉堪任升擢即非兩府及自己戚親如蒙升擢後不如所舉臣甘同坐

奏差竹昂益州鈐轄馮文顯益州都監

右臣昨八月十二日崇政殿對進呈劄子一道奉



聖旨送中書樞密院內二事為益州兵馬鈐轄乞差竹昂替郭周兵馬都監乞差馮文顯替何次公者至今未聞朝旨切慮事寢不行須至再具陳論昨緣嶺南逋寇在雲南朝廷思慮預防屢下本路經畧臣以為倘有疆場之事鈐轄即是將領之官以竹昂昨從狄青往嶺南親與蠻人接戰諳知次第今郭周已滿任雖有再任指揮便與替回亦無損本人資序故臣乞差竹昂替郭周其都監何次公早緣犯賊曾除名編管貪猾傾險衆所共知昨除益州都監未到任楊察已奏乞別差官程戡又奏乞改差人臣雖素不識其人久來知其事狀切以益州遠地人情傾危易生疑動鈐轄都監皆係兵官臣既此奏論已成嫌覈今往共事寔為不便伏望朝廷以防微慮遠為意特賜早降指揮上件四人竹昂郭周何次公臣並不識惟馮文顯素知行止頃嘗奏舉今亦不改必乞差馮文顯但乞別選差官一員即于事體為便其何次公乞今不候替人先次發離本任免任本州鑿上謀人情妄有生事

奏張顯知嘉州

當司勘會轄下嘉州連接蠻界其賴因沐州龍水等



寨控扼雲南徑路最是要衝防虞之地土多豪右兼  
并之族錯雜夷落頗資撫御累次知州非才事不修  
舉切見知雅州都官員外郎張顥有才慮幹用處事  
詳允在雅州已習知蠻夷氣俗所是新差嘉州知州  
孔叔詹其人見赴任在路近有陵州知州葛禧因患  
身亡陵州事簡地非要害欲乞朝廷特與就差張  
顥知嘉州所貴緝寧邊夷守備有方候滿任無事乞  
特與升涉差遣却乞差孔叔詹知陵州庶念兩得其  
所事無缺誤

舉李大臨

右臣昨受命知益州舊例合奏舉通判一員切見  
殿中丞秘閣校理李大臨履行端方識用周敏遠方  
都會事務煩劇寔藉通材協力幹濟大臨雖貫益利  
本人操守堅正必不以閭里之私而撓公事况大藩  
事體自有長吏今諸州郡因緣陳乞任本鄉知州通  
判者甚多又此益州與諸郡不同全要諳悉人情通  
其風俗大臨既是土人足以詳究民間細務伏乞  
朝廷特賜差充本州通判于見任通判兩員中候成  
資日替一員

舉葉紆館閣檢討經筵講讀



臣等伏見尚書屯田郎中宮宅教授葉紆資質淳厚  
篤志好學安分自守不交人事蒞官臨民政存慈惠  
倘蒙甄獎可勵浮薄臣等今保舉其人堪充館閣檢  
討經筵講讀如擢用後犯入已贓臣等並甘同坐不  
辭

舉朱從道

臣受勅差知滑州地當河防一二年來水勢向著只  
有通判一員多在河上提舉本州近升為畿輔增置  
兵屯今須創葺軍營添修器械諸事藉人管勾伏見  
屯田員外郎朱從道幹敏有才用濟之勤庶臣今保  
舉充金署本州判官廳公事及勘會見任觀察推官  
齊年資考舉主自合該磨勘到任將二年充差朱從  
道替年成資闕如本人任內犯正入已贓臣甘同罪  
聖躬痊復賀兩府

右某啓伏覩進奏院報狀三月一日皇帝御紫宸  
殿視朝者清光在望冲氣荐和如日之外配純明于  
久照惟天為大等健粹以無疆此固乾祇貺祐之符  
宗社昌鴻之福伏惟某官至誠當國厚德端朝元首  
股肱雅同心體之泰大厦棟幹寔共堂奧之安仰惟  
忠孝之虔足感人神之報某虛孱無狀侍從有年忝



守藩條竊均邦慶不任抃躍激切之懷

除翰林學士謝賜對衣腰帶鞍轡馬

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  
鍍銀鞍轡馬一匹者 宸檢開榮禁扉傳召亟承蕃  
錫彌愴愚襟伏以車服以庸名器不假漢儒被寵用  
彰稽古之能唐制踵華仍集拜嘉之始限分職秩泐  
著儀彰臣猥以菲材違于熙旦方翔省戶遽踐鑿坡  
祇命有初頑恩荐及天閑駟駿飾以金鑣御府衣稱  
副之釘帶脩使榮觀曷稱孱軀期罄朴忠仰俾褒遇  
兼侍讀學士知秦州對賜對衣腰帶鞍轡馬

伏蒙 聖慈以臣授兼翰林侍讀學士特賜衣一對  
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進職經筵靡容  
于讓避推恩禁坐仍厚于頒宣異數並隆危衷增愧  
竊以服惟章德名器當慎于假人馬以錫侯負乘或  
譏于致寇豈宜孱瑣優獲寵華臣學術空疎材謀謏  
薄乏論思之奧塵從橐以橫絰昧節制之長委分符  
而受鉞豈期 恩賚更累 皇明詔典泉以出衣敕  
司閑而班駿萬釘鏤寶既華束帶之圍六轡織文仍  
賁鳴珂之馭載思非稱何路為酬期帥志士之忠少  
塞風人之刺



服除再授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給事中  
謝賜對衣腰帶鞍轡馬

伏蒙 聖慈以臣授前件官并職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筭衣織麗廐馬欽宗 閑九環增鞞璫之容六轡副鏤衢之飾荷 恩殊渥揣報奚勝伏念臣久去禁嚴甫周服紀遽被緋封之台趣還瀛屋之華逮此拜嘉復爾霑錫上泐儀秩下辨等威服表身章安吉既榮于勳色乘資體養驅馳式遂于代勞祇懼便煩願慙孱陋稽古之力敢授繫榮之言受寵若驚惟思老氏之訓

誕節任子狀

臣偶緣孤迹忝列近班稱慶誕祥喜逢辰之多幸希恩任例寔干寵以為慙伏念臣有長男邦彥雖在幼齡寔承單緒賞延諸世重愧于無勞子充于家竊期于有後仰希慈渥下逮微宗惟以心盟報于死所

除翰林學士笏記

伏蒙 聖慈賜臣官告勅牒各一道除臣前件職任伏念臣曩繇薄技被獎淵衷驟躋諫垣亟玷詞掖荷光華之誤集頤瀆潤以何工敢謂 尊號皇帝陛下曲降使軺俯傳宸誨俾預禁林之選彌親幄坐之威



載揆顛蒙懼隳職業勉殫素蘊勤報鴻私

除三司使笏記

伏蒙 聖恩賜臣官告勅牒各一道除臣前件職任者衆人曰財為國重務非材冒據危懼奚安伏念臣親逢盛期早登近綴曩繇風憲擢領利權契濶十年屯夷一節台從黻道還復計廷精力耗于流年憂責深于疇日寵靈踰分熏屬交懷此蓋 尊號皇帝陛下天意念勞慈衷軫舊察官成之已試謂歲伐之晁深屬茲莞計之煩爰奉時才之選敢不力圖抗弊精講盈虛知無不為思所未至庶精涓塵之効少酬蓋

載之私

兼侍讀學士知秦州笏記

伏蒙 聖慈授臣前件職任者仰服寵榮交增感懼伏念臣親逢盛際早濫華途中假州符嘗遠江湖之遠近遠禁瑣復攀日月之光豈謂 尊號皇帝陛下猶錄虛名未渝睿睠慙叔于恩信之著委殿邊防昧孟侯經藝之長延登講勸惟堅忠竭少謝恩褒

遷禮部侍郎知滑州笏記

伏蒙 聖恩授臣前件官任者仰服寵榮交深兢懼伏念臣叨逢聖旦早竊虛名久依帷幄之嚴頻蒙雨



露之澤今建侯于三府首祇命于一麾仍繇禁瑣之  
班進貳春宮之秩此蓋伏遇 尊號皇帝陛下特申  
睿獎曲軫寒蹤謂立身之樸忠常留意于掄采載欽  
乾造愈勵寸誠

服除授依前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給事

中笏記

伏蒙 聖慈賜臣官告勅牒各一道授臣前件官年  
職者祇荷寵靈載懷惕厲伏念臣早緣素業幸遘亨  
期待對廣廷嘗再塵于聖選叅華近綴寔歷踐于要  
途無補大猷竟罹危議方領麾于南卜奄鍾罰于慈  
闈晷景不停几筵已徹遽召還于法從復上覘于清  
光此蓋伏蒙 尊號皇帝陛下昭揭大明慈均洪覆  
垂矜簪履之舊俾陪殿閣之嚴敢不鞭策蹇駑砥磨  
鉛鈍庶勉涓埃之効上酬雨露之恩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書

上丞相呂許公

景祐始年某以茂材異等對 詔策中選辱在相國  
陶冶既詣第伏謁翌日見故汝陰蔡貳卿喜相謂曰  
相國有言以深為遠器相國知生也已時某初登科  
名微迹寒性又野拙未始游王公大人門惟蔡公與  
今參政尚書宗公嘗守南都寔鄉里也早與諸生旅  
見二公採鄉者善者之論歸而譽諸朝值 詔下因  
共稱薦故獨二公憐之及此雖聞汝言陰終莫能致



身門下然竊自負譬之窶人寄千金于他所心有所恃雖窶不恤也比者讀唐書見崔文公祐甫作相半年除吏八百負德宗性多猜為所除吏不符素舊祐甫對曰向非夙相聞知安得諳其材行上悟然之識者謂是李司空絳作相或諧于上以為黨用情故憲宗延英問之絳問曰夫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若為身避嫌故有才不用于公道何有故所舉用何如爾李趙公吉甫且入相謂裴均曰宰相之職在知人物以卿精鑒願有助也均為疏名氏得三十餘人不日選用畧盡朝野翕然趙公有得人之稱故知宰相者行賞罰之柄以官人安民成天下之務者也天下之士有高才遠策致王經世之志而不以達諸岩廊之上則焉攸用岩廊之上樞石度量在焉所以平輕重裁尋尺均贏縮也未嘗自達而曰莫我知也不亦過乎故其益自恨他日相國有見知之言遷延自外至于今而志未獲通也今日相國當柄拔用人材近無親比遠無嫌怨以天下為度以衆心為公浩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無不盡也士之有心者當此之日而不能輸肝膈盡思慮以自致于下執事是不適乎去就之宜也彼自古聖賢干時展志有不由先容以



進者乎而鄙論曰士當自結主心不因人而達然後  
磊落侗儻夫不因人而達古則有伊傅太公望矣伊  
傅太公其初負鼎俎版築釣魚不既勞且迂也願直  
往則違其願必見情而後獲况時異勢殊不量才分  
刻舟而尋之不亦狂妄歟雖然士固觀其所自託前  
景祐五年某以賢良方正再濫詔選而往監桐廬  
郡朝受命而夕行未嘗有干也獨恨廊廟之議不出  
相國之化筆爾乃令思命猥及許之遂都趨伏屏  
下有日矣因鑒往故念士之在卑陋不可以不自發  
于上發而不遭命也所以近引三相用人之事非敢  
以屈崔季為量也以明諸賢宰相亦不能盡知天  
下士士要自啓法然後用人者審其賢不肖而器使  
之爾至于相國之才之美之德之業上格于朝下被  
于四方遠矣亦奚用多云故畧焉所有薄業盖俟執  
事以獻之謹布腹心為即日登門之先焉

上時相

伏以邦家之本廟社之重羣吏之職生人之命政無  
大小係在廟堂廟堂之上有圖議而後有得失有  
得失而後有治亂有治亂而後有安危為國主謀為  
民主命休戚斯賴其體大矣是以賢德良輔代工造



物知九域之廣非耳目所能迨知萬物之微非精意所能周故因天下之聽而後聽無遺聲因天下之視而後視無遺形因天下之謀而後謀無遺情擘要以圖大平心而格物會其有極統之有宗而宰天下之道舉矣故古之居此位者咨嗟寤寐惟以失一士之為嫌也此豈徒掠好善以為名收羣心而邀惠者哉蓋誠于報國忠于利民將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者已彼天下之士有志乎道有心乎民有致君建猷之治無可行之位有通權適變之術無專達之途未能有以得于君姑念有以效于執事者則夫挾

利害之論游王門之公者豈盡諂附謀身之人游說規利之互哉夫亦有盛士在焉且時君以文明仁聖臨天下而大君子當國任政秉制四海萬邦黎猷共為臣僕惟吾君與吾相時舉凡厥庶士庶民有猷有守莫不皇受其福以近天子之光况有樞先聖典術明當世理道辨天人之分曉古今之故如是之士吾君與吾相其舍諸故其秉國之鈞官材賦政者惟誠士之務得學古之道義在有為者惟才志之務效上得其求下得其用天下其有不治也乎及夫功利以立職業以修國體以平王道以粹收名享



德盛美所歸不在吾相乎士何有乎哉故周有多士  
共致太平而周召紀乎鼎旂漢用衆力克成大業而  
蕭曹食乎宗廟譬之饜名厦斲削茨墁執伎威作而梓  
人專成室之功譬之用師伍兩卒旅奮命並進而主  
將尸制勝之伐故春秋之義尊不親小事卑不專大  
名典禮之舊卑主其詳尊治其目國之大體人之大  
倫分義等威不可越己是以卿大夫分處其職百執  
事各力其局至于坐而論道使人以器收謀擇善取  
賢歛材者真我政府之事也伏惟某官蹈道之深得  
德之全志如春秋文如要謨知幾如易多識如詩中

禮之莊和得樂之易良為 帝股肱為天下筆舌至  
于古先之龜鑑舉知其故矣時世之夷病洞照其情  
矣叢爾一下吏奔走承序之不給乃欲議天下之事  
異以動吾 相之聽其亦不知量也某誠不肖涵漬  
美化游涉藝文頗嘗苦心期庶幾于古人之所用意  
者帝王之典制聖賢之事業禮刑始末之用往古治  
忽之變諸流羣氏經言小說嘗竊揭屬乎淺深鑽仰  
乎高堅摹其芳英咀其滋味矣景祐元初 天子復  
下詔舉方聞之士猥蒙近臣聞名 法座因得入  
紫宮趨赤墀當四政之問條三道之對承學疎淺分



從報罷 朝家樂育試之大邑歲穰訟希蕭然事簡  
因復剽拾舊籍鋪綴陳迹採道路之義成秕稗之說  
恃時不忌必寬狂妄之誅于政大方倘有涓埃之補  
前所謂有志乎道有心乎民此固賢人君子之事某  
不敏亦竊異焉幸值某官以引拔自任以教育為樂  
謀無鄙而不收善無微而不擇此誠大意至公希闕  
之過某所以不敢自外而至于屏下也猶有台之然  
矣謹以近所著芻蕘論十卷二編以獻非惟備贄見  
之禮也倘燮理之下一賜采觀亦足以開岩廊之餘  
論焉

上蔡內閣文忠公

竊以師道之廢久矣者在兩漢公卿大人咸門有諸  
生橫經授業書名錄牒至數十人師儒教尊人知重  
學故在兩漢其政事本于經術其議論據于王制朝  
有名節之勸士薦去就之行美化雅俗比隆三代魏  
晉而下中區板蕩諸戎擾亂隔為南北小雅盡廢文  
獻不足近在唐氏風流寢薄取士之制專用虛辭雖  
開元元和變而幾道名公宗匠磊落相望然治學傳  
家本原已廢諸生後進奔走末路以文求售勢同市  
賈然猶屈伸繫乎託迹進退謀于所知名士口吻片



言可以取重清流門地一見可以為榮士風綽兮顧亦近古 清朝一統不冒無外烏言鳩舌知誦乎簡書鬢首弁裳咸嚴乎端甫然循唐取士而考言彌華駕說之學用微師資之禮遂絕非有志乎遠者大者莫不嗜甘而排苦採芳而遺寔也天未喪道必將有主主吾道者閣下安得而讓諸伏維閣下風采發乎冠歲光華耀于區域早結 明主奮揚亨衢其發策決科也則江都之研經理家令之切世務其代言密侍也則文園之視草中壘之納忠其撫藩屏也則潁州之教河南之威其毗大政也則高陵之儒雅平陵之故事茲可謂周才而通智者矣某不佞竊伏東鄙承望下風蓋有年矣蓄為潢污莫能自通乎江海覆諸盜缶無以上覘乎日星今罷官吳中言歸故里乃值閣下寔此尹正既再獲見矣而莫能展叙乎腹心也得不少因文墨以自荐其誠欵某世有仕籍堂有尊親懼先祀之墜地且養羞之不給爰謀于祿蓋為代耕既隨計而西不得志于有司退居于濰上任意益薄矣景祐改元 天下復下詔舉方聞之士 朝廷二三賢公猥錄名字章聞于 上由是獲對 法宸躬承 大問王道之要四政之闕承學良淺非識



所迨報罷為幸懼及知己育材道廣取人路寬一命  
讐書庇身美邑飽食海上坐逾三年時或歸歎乃遇  
盛德某聞之聲同相應高下不必均氣類相從體質  
不必齊故蜉蝣候陰而出柱礎因雲而潤況心志之  
靈能無所感自 國家之開詔舉由是路而進者蓋  
有人數矣今日之事又閣下之所發此某之所以伏  
幽陋而望下風引領庶幾歲月以異以未嘗得見為  
恨亦惟閣下所以撫接之意其必有以當之者矣謹  
錄近所著芻蕘論十卷兩編以獻冀閣下少知某之  
于古之道天下之務抑為有心者焉某前所以援漢  
唐之事歎師道之廢者是昆 鄙中竊望于閣下者  
倘閣下有振復古道之意而獲預焉受賜之大無尚  
此已不勝感激之懷

上留府侍讀宋尚書 宣獻公

伏聞士林之議者曰厥今 國朝大臣得時居位以  
文章名一世者閣下當其任焉然而天下知名之士  
由門下出者良鮮意者閣下之名德光大崖岸峻絕  
士難其進耶或乃閣下日居侍從對命密勿未暇周  
見四方之士也今者出試以政尹茲京邑以客至者  
率與為禮乃知嚮者之說議者之不審爾且天之生



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二後覺也既先知而先覺  
矣專諸已而不外施焉君子不應爾昔西漢公卿咸  
門有諸生橫經受業荆蜀交鬪司馬氏之不競先王  
事業頽廢墜地中間數百歲寂寥蓁梗唐室治定文  
物更新名公宗師磊落相對鏘金鳴玉聞黃鐘大呂  
之音兩敦六瑚見薊合明棗之荐先後引翼嗣音不  
絕五季荒剝僅如戰國文獻不足小雅蕩然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則閣下安得讓焉某不佞幼從事于學  
竊志其大者亦嘗參酌古今治亂之道聖賢勸戒之  
法期自樹立不落流俗而性識蔽昧莫自開爽遲先  
知而先覺者則謹將聽命焉今茲之遇閣下獲所素  
願者矣夫三尺之限健夫不能越者以其峻爾崇山  
延岡重載登焉遷迤故也閣下試為霽威少迴顏色  
不以貴有位之勢間然而以古人之道與其進也如  
小人者固不足以仰望清明之德倘與持論亦足以  
發謹以所著歌詩議論貳編勢獻歌詩所以言情性  
議論所以明理道惟大君子辱垂意也

上北海范天章

伏以聖人消息盈虛之道動靜吉凶之機察時觀變  
妙用在易某小人不知其大者今茲將以瑣下之迹



有請于下執事敢用上所以布德說下之義下所以  
處用謀亨之說推而陳之以發鄙誠伏惟閣下少留  
念此昌謂上所以布德說下之義某請稽諸益之  
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說者曰為  
益之大莫大于信為惠之大莫大于心因人所利而  
利之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以誠莫物必應之故曰  
有孚惠我德也昌謂下所以處用謀亨之說某請質  
諸困困之上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  
吉說者曰行則愈繞于葛藟然居不獲安如臲卼然  
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亨曰者思謀之辭也言將何  
以亨至困乎曰動悔吝生有悔以征則濟矣易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然則悔無大小動則有之至如惠心  
為益之道閣下之名德人所仰信不在乎端策振龜  
而知也友人聞某之為是說問子說信行乎某曰請  
以二象言之在益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彊自上下  
下其道大光是益易行也在困象曰困有言不信尚  
口乃窮是困難謀也得益之時者信則人仰之惠則  
人德之得困之時者可退自謀不可進謀于人今茲  
小人以困而求易自下而取上惡乎敢知說之行也  
問者曰然則子推是說願將安之某曰不見仁者知



者斯可矣知者知人愚以困動將求知者知之耳不見知者仁者斯可矣仁者安人愚以困動將求仁者安之耳如仁知之不可見誠者斯可矣誠者成物愚以困動將求誠者成之耳念茲三者與而四顧莫適所懷已而聞諸知己曰夫惟體仁之恕抱知之明稟誠之厚挺特達之正氣冠天下而為英則惟北海之范公歎其忤曰是鄙人之願為日久也者是以違親老之膝下越千里以茲來一則若元叔託名于羊西州望公之延荐二則如退之乞憐于南郡希公之賙恤惟是二者皆閣下咳唾指顧之餘耳閣下其亦有意乎長跪伏聽惟閣下所以命之

寄上蔡參政

伏念去門庭官于海上條二年于茲矣每思盛德垂撫之厚忽若倚座下見顏色不知精神之馳乎屏樹也公且信是夫乃者某困窮不能養彷徨乎天下而未始有遭也公獨恤然憫而衣食之乃者某嘗有志乎學古之道斐然為辭章亦既自達乎聞人作者而莫之或信也公獨樂而教育之至以聞天子取科名祿仕內之懷中公之遇某也如此某之有心于公也非諂而信矣且今之公卿大夫其在上位者幾人



材能雋雄者聲光章灼者即曰有矣若乃大方全德  
體仁合義精粹不耀如璞玉渾金明淨無瑕如青天  
白日誠淳優大萬美完足則惟公一人是故一覩公  
之氣韻者鄙吝之心悉去一聞公之緒言者忠信之  
志皆起此某所以切切焉託名投迹如七十子之不  
可去仲尼豈特願望公之貴勢而趨之者乎雖然公  
于今者當造物之爐冶裁執制之尺度達朝之清流  
貴客侍燕間而陪議論于前四方之英才雋人效技  
能而贊功德于後是安得念某之江湖之上竊然  
哉某所守邑三面江海西與州接渺然大澤不通騎  
步路所窮絕故無賓游俗不識書無有士子民無大  
猾廷無滯訟適復善歲蕭然省事令之賦祿足以供  
甘脆仁族屬令之事任足以撫疲羸為善事以此言  
之則是邑也天下之美地而令也者仕宦而得民者  
也若是又何求焉蓋某之志于學其思進而未止者  
也今幸公宰政居中大鈞播物某誠願以縣大夫之  
祿孰經鄉校與好學者游切磋講習詠歌先王之道  
聊以卒歲至乃馳徇于燁燭之地趨趨乎聲利之途  
一介之守所不能也因感公恩知之厚又欲以一披  
雪乎鄙懷之久存者故寫誠于茲書伏惟論道之餘



賜采覽焉

與蔣吏部

某野而訥于辭是以再見而未能自達乎腹心也執事亦且何以見處此遂無言而去竊無所不足敢少布誠乎執事者而行焉某志軒曠而難遂性剛介而鮮合器不遭乎諸用藝不精乎一家至于有意乎古之道有天乎天下之務雖則鄙愚竊自謂可從于能者之後焉始在鄉閭不求名譽有田一壥無宮一畝賦隨干祿繫我慈親旨甘之故非所以求顯榮為進取者天聖五年春不遇春官氏歸耕于濰上值濟陽

蔡公常公宋公繼來保釐採鄉人善者之論輒辱解榻以待已而天下子詔取方聞之士二公唱于朝與一二賢卿大夫猥以不肖稱于帝前由是得陟赤墀歷文陛仰戶牖之法座條三道之大對一命而獲長是邑且嘗更三太守矣其治可言也范之為政也敏而其失也踈陸之為政也寬其弊也弛執事之為政期三月矣一之日符令之下于縣者三減其二焉二之日追胥悍吏不致于縣令之庭三之日事有條而令有章不敏以是知執事之能有成也其無弊也不敏之所願從之者也執事之始至也某不能來



賀令之來也閣下如有望焉再見而不及以政且駿  
茂不言叔向不知其賢趙子不言魏絳不知其材某  
獨得不言而責執事之不知我乎今以近所著芻蕘  
論兩編十卷冀執事少知不敏之于古之道天下之  
務六經之奧諸家之言歷代治亂之由百王沿革之  
法亦嘗曾慷慨持論究詳用心也已不敏之為是書  
將以獻于上惟執事當世之名儒識者且欲咨而考  
之凡此書之有所不冝言言而非者有所發焉某得  
以存其是而黜其非是求益之舉也

與蘇州太守陸學士

惟古今天下之政事所以亂率由下情不上通下情  
所以不上通由在上者矜貴自賢在下者諂偷求容  
故帝堯之為君謀于衆捨己從人伊尹之為臣匹夫  
罔不獲自盡惟慮下情之塞也朝廷耳目在牧守  
牧守耳目在縣令縣令與民最親也自漢以來郡縣  
雖相攝制而各得為政刺史比課督姦而已故州雖  
無良二千石而不害縣有善令吏民以是親信風績  
以此成立蓋上下之政不相侵故賢不肖較然上之  
發摘賞擢亦得以無濫近者唐室失保民之道方鎮  
分地一道百城恣舒恩威盡出節廉連率之命悍卒



鴟張贖夫狼貪郡縣長官役吏如隸人閔柅動靜臂指伸縮奔走號令制不在已故唐僅三百年紀于循吏者無幾且治迹功狀去漢遠矣豈無良士豈無仁人原其由然蓋事有牽制才不專用也今朝廷分局布吏提綱振目等級如堂陛輕重如權衡都邑相維動有繩準然典刑具在亦繫人弛張縣非其人州得以請黜州非其人縣受其弊矣故知與天子共理者寔牧守也其權不足以令道才無長于經術射策王庭解褐通邑亦惟天幸遭二侯名自明公于藩再獲請見接君子之几席聞長者之餘論至于誠淳優博溫厚敦易亦少得明公之所志者如是而下情不達一州之政不和則無有也且夫子之道至大而曾子稱之曰忠恕而已矣得非以忠恕之道可以摠百行之要者歟忠以事上恕以體下雖在閭巷之內蠻貊之邦行矣而况紆墨綬長百乘之邑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是亦當効忠之地得用恕之位者也矧郡縣相附義猶心體休戚同處得失繫及上下言而不言下當從而不得阻下情塞下聽豈忠恕之謂耶輒條近符教之不宜于縣尤甚者五條以聞于左右倘明公寬其于冒不揮而進之也則謹當時有聞焉



若其出位而謀越職而議其非矯激沽鬻者固不足為也竊景夫忠恕之義不可徒默焉

與邵監簿

某白青溪邵君足下大雅之道微久矣士之逐利過于市井足下蕭然弃官隐居以求其志不為賢哉鄙人不佞忝貴州上介側聞高義竊用嗟挹甫此署事嘗遣單札自惟微者不足以荐發有德上聞 王朝徒以聲類之同默懷景重爾向蒙不弃繼捐二書辭相推多披展增愧然反復足下自叙出處之意鄙人感焉何使有掩岩扃之樂又懷趨 帝庭之願是于

考槃之際而習進取之業斯乃遜而有所係非確乎不可拔者已夫聖人所貴乎道者莫節乎中莫適乎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斯之謂中也夫盖足下養高林園久安內樂以道自信謂今猶古故于世態人事有所未悉者鄙人乏皓 之白而蒙乎世俗之塵埃凡近之仕體頗能言之請嘗以語之足下今四方無事 朝廷守畫一之法以為政當柄任者高枕優游故其揀別英豪不甚為急事即有管樂之材器良禹之謀識舒雒之經術二司馬之文藝誼錯之時務魏程之風力欲其特達拔擢果自樹立殆未必然足



下獨不見布衣白首奔走折腰者豈無俊雄也哉足下又不見朝為諸生以一日之藝而取公卿者豈盡俊雄也哉士之仕者如是假諸葛武鄉而在徒死隆中爾足下乃欲挺出山齋直排天闕謁法座計不過歇足下遂能脫屣榮利長往不顧自逸于是非得喪之外即鴻飛冥弋者無所慕矣如猶未忘于此世也愚謂宜相時而動見可姑進況足下高甚高忠信篤厚名君子儒蠻貊之邦施行矣錢塘大府也朝之顯貴時此撫臨是珠玉之肆衣冠之藪也且學官之禮不與羣掾吏同責受命分職異乎往教數學功半未妨著書之志愚謂外臺之請抑磐陸之漸平津再上時且耳順漢陽勲業成于暮齒歲寒而後知松柏之有心也足下聊加策焉來書所示庠序師儒之闕鄙人不量向亦獻言于朝雅如高議置勿用爾所叙頗激訐其盡事情以開足下意惟三思乎時與中擇所去就焉

答孫生秀才

某白孫生秀才足下比蒙臨訪中乃少違曾未逾時繼辱三牋若後進之生勤乎儒老重德趨名之士汲乎當塗在勢者某豈所敢當于足下者耶始閱



足下之文又數接乎辭氣鄙心固畏而愛之矣僕少  
有事四方自宗衛陳蔡滎洛陝蒲河之北山之東淮  
服之南歷游也已至于是邦必問其俊豪而從之莫  
不挹其流而得其淺深嘗其寔而知其臭味今試追  
數度足下之比蓋無幾人焉若僕者行荒漫而無守  
學謬悠而不精靡有逮人豈曰成器復自守邑海上  
益惰益愚嘗思得敏識英材雅流通士與較時講古  
以開蒙撥滯今生惠然來過方稱所願何乃不以文  
義相切劘直諒相排發願過言溢美待我為小丈夫  
驕子弟何相期之淺耶久矣此世教之陵遲士之風  
節寢薄親愛以利隙交舊以勢傾或一命之僅需視  
平生如素昧此乃僕嘗悲吁傷懷者又可以暮之飽  
而遽忘朝之飢也乎足下其勿淪胥于俗動蕩乎風  
波誠能捨外偽而出中誠去禮之過者以友生納僕  
則僕何敢不盡于生耶凡聞闕敗數忠告之有望于  
足下也昨病無悰為報也緩今聊強書使足下知所  
志而已其亦察之

上河中同理范學士文正公

始者學士執親之喪于南都日以道義教徒于鄉之  
庠誘人樂善孜孜不足其適奔走于朝夕之養望先



生之門牆曾不得升諸堂而望乎室晚日方獲持鄙  
文荐于左右竊嘗辱一言之與其進也雅不以晚輩  
見待感荷知獎甚深厚去春隨計 輦下捧謁者三  
先生座上客多小人塵中趣背加復庸拙不善候問  
隨波上下旅為進退竟不能叙款勤布腹心之淺深  
也矧敢規先生之門為託門之地耶蒲坂會府中條  
勝地伏惟大匠游刃多閑燕申之餘修講寧廢經術  
興于南郡士林歸乎北海慕仰高義心用激發他日  
孤蓬西轉適彼樂國以一日之舊有請于執事者先  
生尚留意而記憐之耶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  
既見止我心則降其是謂乎故用布心自達庶知卑  
誠所存良深愧悚不宣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賤啓

授翰林學士謝兩地

伏奉 制命授前件職者王人傳召悅候 旨于銀  
臺境從參華遽躋名于玉署胡然冒寵惕不自容伏  
念某職昧事微學無師術術惺筵臨策嘗率爾以應書  
衡石親程誤擇烏而中等射豈期于沒羽博偶快于  
成廬遂齒清游俄陞近綴寢踰始望益駭倘來虛舟  
無競于風波疎籟寧諧于鐘呂矧此浮輦之地深切  
翔螭之庭弭令所頒猶決大河之水樞機有益或助



泰山之雲自匪時髦必孤職選顧忝塵之非次抑薦  
寵之有初蓋茲某官申迪儒猷早熙天緯霧露之潤  
蒙物咸濡桃不言成蹊在致夫瘼陋濫此凝嚴下惟  
勉蹈于忠方遮道譏于朝議退深愧畏罔既敷宣

謝直集賢院

蒙 恩充前件職者伏以 國家懋建百職分治衆  
政惟是圖書之府為養材用之宅天下英俊萃為淵  
藪至于 巖廊承弼之重惟幄侍從之列凡邦之彥  
由此其選服命無忝必士之擇如某者材靡堪乎諸  
用藝勿精于一家天與愚野之姿早習汗漫之技遭  
時獲僖解巾從政姑胥下邑吳江之水清會稽東部  
越山之雲白皆仕宦逍遙之地寔 朝廷愛育之私  
况堂有二人年高多病旁無手足與同喜懼所畏迹  
涉乎寵利之末敢以身徇乎耳目之前而辟書交來  
皆自其聽過 朝旨除遣抑由于名使引趨 陛戟  
臨錫笥衣且謂陋才頃塵 詔選免給尚書之札遂  
參麗正之游豈無老成之人蓋有膚敏之士學則稽  
古才堪成務居然廐隸未登伯樂之圖奚此社樗翻  
回匠石之顧此蓋某官深懷獎善助國樹人導源使  
流本乎長者之論憑風載響成茲監子之名致此莖



微謬膺推擇敢不深考所履益期寡咎莫于風雨之  
晦見乎雪霜之色愚柔自勉無忌乎百千涓撮未遺  
或增乎萬一上報施生之大次酬薦寵之私過此以  
還未知所措

謝賢良方正登科

伏奉 制恩濫蒙選第 丹宸出策臨門乎大政青  
幄陳對居慙于昧理惟設科之體大矧取人之材難  
敢自謂能期于一得撫心知忝被恩良優昔漢之官  
人竝開數路唐之辨論廣設衆科故其名公偉人磊  
落之器由此其選昌言讜論經濟之具于是乎在

國家受命 祖宗稽古已治不有咨周于下時延特  
起之士求聞警切之言奇傑之才間復出萃風流不  
絕于茲有人 皇上統攬九維緝熙百志惟是事  
之備念夫安 之難復舉方聞講求王務自非發論  
合乎正道可以美教化策事得其遠體可以尊 朝  
廷有大制度能探沿革之本當大施舍能折損益之  
衷理之淵源無不貫物之情偽無不通則安能沛然  
來思膺茲訪建建高誼而列上副 清衷之虛竚如  
某者一介自守諸慮本恬生邁昌期世蹈淳則幼居  
里社知從田蘇之游早善古學時就君山之講道遙



內樂拂畧世紛未知朝市之中為趨利名之處一壘  
莽甚四壁落然無如親甘始謀祿養屬深詔之再下  
辱宗工之交薦時以異等對于 大廷初命起家典  
校四部之業有民與社庇身百乘之邑幸在僻處居  
多暇時因得緝所管窺暨常道聽聊補稗官之說歸  
備適人之獻亦既奏御留置乎尚方俄復得 旨許  
預乎 大廷延閣覆寔有司上名得召便殿咸如初  
禮射之飲羽往嘗出于邂逅昏于注金大懼失乎兢  
跼上倚公朝之明不恤狂言之罪十駕已病未知稅  
鞅之所九霄云遠莫遇便風之勢昔平津再上初非  
優等劉蕢如何乃猶不第敢以一得之慮邀乎萬全  
之功且自復六科逮茲十祀 詔書三下中選幾人  
夫何不材再濫名等自非 朝家樂育宗儒鑿擇四  
方孤陋而能致然此蓋某官公議無阿斯文自任四  
方依乎先景下自成蹊深慮屬乎孤平優為之地致  
茲庸薄獲被甄收得不夙夜丹心初終一節敢趨末  
路以狗耳目之前義不苟生而為戮笈之事上全國  
體之重下報化鈞之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茂材異等登科

六月二十六日 皇帝御崇政殿引對釋褐授前件



官者奉對 廣墀曷塞 天臨之問校讎秘府獲陞  
仕進之階服寵良優撫顏有覲竊以漢詢三道博觀  
儒術之精唐張衆科務盡人材之廣歷世得士 兩  
朝最光越五季之屯期廢先王之舊典詩道斯下由  
時無人我 皇家之茂興大一統以光宅早自 先  
帝爰舉六科咨周自乎搢紳虛懷及乎巖壑庸得佳  
士不減前朝 主上嗣擊寶圖祇守神器特頒深詔  
用述先猷招致英髦躬御寶座詢負經術講求治方  
宜得異材以稱上意如某者肖靈非粹承學之不精  
生而被化之醇家有業儒之素區區一志斷斷無他

若夫天人之大端皇王之高致肩文更救之弊禮刑  
相湏之宜時之所以安危法之所以治亂竊嘗採其  
統紀究其宗原而屢預計偕輒從試罷鉛磨易卷塞  
策益疲間遭細札之書復起方聞之士東方自薦或  
奏牘以三千北海飛章或舉才于累百惟時孱薄分  
自晦淪乃為通臣收諸過聽猥聞名于 宸極爰得  
召于公車有司辨才啟蓬萊之仙藏凝旒親策設戶  
牖之黼筵 聖謨淵微 天聽高邈收至聰而託不  
逮寬後害以盡下情溝遇濶希愧才疎陋考經微義  
曾之一家之精訪國大猷曷通萬事之紀敢曲學以



阿世姑恚心而効愚錐置囊中鋒稍銛而必露矢注  
弦上勢必發而不留蓋倚公朝之明退無蕭斧之畏  
遲從罷遣無覲甄收豈謂登衡石百斤之程收芻蕘  
千慮之得言如綸而加寵衣在笥以班榮延國之富  
圖書典校乎四部大邑之有民社庇身于一同寘之  
後游施于官政深惟叨假寔過忝僥此蓋伏遇某官  
燮友萬微典成庶物思廣上聽蓋社稷大臣之心樂  
育賢材敷太平君子之志器盡成于陶梓物無鈍于  
樵衡致此顯蒙亦獲成就竊循頂踵誠有源流敢不  
祇服官箴導飭名檢憂深思遠取苟利于當時積精  
會神尚致勤于他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江寧府謝上與兩地

伏蒙 聖恩授前件職就移知江寧府者參華 秘  
殿易守名藩復親帷幄之嚴仍當方面之重寵靈蕃  
集優幸殊多伏念某閥緒單平性資蒙固早遭嘉亨  
之運荐更清要之塗內省短材寔安拙分區 一介  
之守義不自欺碌 羣居之間心無與校知公朝之  
為恃忽險俗而弗虞姑免寬身之仁竟集圖全之毀  
駭機激矢奔車共塵魯酒致邯鄲之園枸醬開崑崙  
之道國章有體廟論無私解籍禁局假麾使郡方思



補過內惕于危衷豈意疏 恩遽還于榮路垢疵一  
蕩坏陶再新此盖某官道贊穆清誠通化育折金投  
冶鐘鼎陳于大廷斷木就工犧象薦于清廟故茲甄  
錄遠逮空疎敢不恪守官箴期終素履風雨如晦信  
晨警之匪渝雪霜既零保後凋之靡變真鼎洪覆用  
報大鈞

賀宋侍郎入叅知政事

伏審祇若 帝咨入叅邦政伏惟慶慰恭以 國家  
基圖廣厚源流深長亶 三后之典刑極百工之軌  
物念從間歲政出兩宮姦微據乎事權女謁干乎王  
度彛章就紊順氣為愆誠士悼心思投鼠而忌器匪  
人得志恣牽田而蹊田當此一時夫惟自信倘非秉  
心忠敢達義深明周旋依于 本朝造次合乎正道  
則孰能不虞彼衆迥出其朋深懷愛君之心首建復  
辟之議言雖甚密固鑿出于戶庭聲寔能飛盖陰騰  
于涂道天惟助順已則為仁屬 主上躬擊寶圖再  
造厯極天機發于時晦 睿德昭乎日躋大明東升  
廓重陰而霽靜北辰上正拱衆緯以經行 宋社之  
靈安安朝野之風清迥正人道長理古事同圖舊任  
良果歸全德伏惟某官懿猷會極清照造形以中庸



至誠之道治心用春秋原情之法臨事知幾如易多  
識如詩如樂易良如書疏遠服邁先憲誕宣古人之  
猷啓迪上心先敷 天子之命早侍顯邛之席雅膺  
體貌之隆帝多賞傳之才夜談每久王錫康侯之寵  
書接甚頻而靜履保常冲光處易止水均乎澄撓定  
鑑絕于將迎爰入告于忠謨故出司于留鑰會 聖  
神之獨運正紀律于大中思庸俊良乃眷東顧發節  
首召賜傳促歸地密 楓宸奉穆清于粵殿望崇槐  
位貳燮友于鈞庭佇當正耀階符調元鼎席協四隣  
而同德期萬物于由庚遐考輿情大同末志如某者  
聲猷不振神調且卑有數篋之陳書傳為緒業無一  
壘之舊墅得以自存頗游心于藝文幸飾身于端甫  
頃逢盛德寔尹陪京幸占籍于版圖得通名于屏樹  
一昨再頌 溫詔旁取沉英獨獎錄于不材為薦聞  
于丹宸迴清暉于節隙吹和律于不毛假諸箕斗之  
名蒙以虎豹之鞞木僅不雕之朽徒累名工金非自  
躍之竒第憑巧冶特達成造之力始終顧遇之私每  
頂踵以竊循壓丘山而未重側聞登拜潛動鄙中蓋  
為元元喜仁人之進用寧惟瑣瑣賀大厦之落成陶  
化所施惟諧率協伏祈上為朝廟倍保福禧



杭州范資政

茲者承 恩中檢還著 內朝復親帷幄之華仍忝  
藩垣之重光靈下逮優幸殊多伏念某世治為脩散  
才乏用荐更臺閣之要久依戶牖之嚴竊戒懼于奔  
沉每逡巡于寵利知公朝之為恃忽險俗而弗虞解  
籍禁局假麾便郡方釋駢枝之累自容蓬艾之陰反  
視聽于希夷收精神于蹇淺安諸拙分聊以窮年豈  
意中途遽遠近綴交涼未易渥澤維新此蓋某官時  
取典刑道恢忠恕言發乎邇世皆信其大公已則為  
仁物咸蒙于平施致茲甄錄爰暨空疎自省蒙資粗  
存素守若鈞與引寧違權度之平終白且堅豈受磷  
緇之變庶幾遠節用答厚知

滁州謝上與兩地

昨奉 勅差知滁州軍州事已于十月初五日到任  
上訖兩禁近班歷要途而知忝一麾支郡蒙便地以  
為優早依坏治之仁遠遂榆枌之分俯仰知幸成虧  
蓋常伏念某與世疎濶持身簡易 上加憐于拙守  
俯垂祐于孤蹤恥于諛詭之為庶乎忠恕之道蕭然  
遠籟豈諧鐘呂之音泛若虛舟不較波瀾之勢踐歷  
清華之列逡巡寵利之間控地卑飛謂見寬于兩彈



曲轅蟠廕竟不捨于風斤有惻仁心免銷毀骨瀕淮  
近甸依山辟城值歲大穰與民同泰事務殊簡旨甘  
粗充稍一危衷雖未寧于詭詭曉曉病眼得少嗇于  
精明此蓋某官衡度盡公陸廉存體駭機初發誠激  
矢以難留和律徐吹顧枯莢而必及敢不靜循士檢  
動謹官歲助德澤之微分答陶埏之大造

謝轉運使奉舉

伏審某官過聽不材露章聞上俾部縣之陪長玷會  
府之介賓惟東南之奧區稱仕宦之佳處提封二浙  
列部百城陟其有聞黜諸無狀弊茲羣吏之治繫在

上官之論若夫文雅名流廉能幹吏固相望于著職  
皆屬意于寵知何此謬庸猥承刻畫如某者學無師  
法識闇事機須被詳延幸承訪逮推之國家昧古今  
治亂之方斷以經疑謬聖賢述作之趣分當報罷俄  
忝恩收塵延閣以起家得通邑而試政疆里逾于百  
乘版圖倍于萬家歲屬荐飢民艱粒食惟深仁之不  
忍哀疲氓之就躋夙宵一心綏救百術年用大年民  
咸安生利興而害除私餘而公足顧叨撫字徒謹導  
承鈍鈛費于礪磨羸蹇勞乎鞭策所虞廢職上躓于  
刑書敢意誤知優稱于薦牘此蓋某官與人道廣樂



善誠深匠伯視材盡輪轅之曲直陶工作器就缶甃之方圓將激起于後生故獎推乎一介退量鄙陋寔辱甄揚敢不勉強為仁顛沛以禮佩服名教之樂感慨忠義之風所冀近雅不流中清廟之琴瑟負重無撓堪明堂之棟梁上報惠于已知免貽羞于士友荷卵翼之攸漸循頂踵而豈忘

上宋參政

伏以推揚士類采拔人材乃賢公之美名抑清廟之本務近世何者知道闕如豈意猥才親逢真賞濫首布衣之舉得窺黼座之光推行量能固出諸生

之下乘風託景遂成監子之名伏念某立節無竒少文近野為學荒畧曾勿救于一家賦性濶疎復靡堪于諸用但弓裘不可以廢業而簞瓢非所以養親聊干祿以代耕寔亡心于過分無何天幸孤奉恩知遂霑一命之榮遽叨百乘之長回瞻屏樹宛在宵衢幾疏託而欲通比內亟而輒止蓋騰口說者為感之末中心臧者寔義之深故將畧其外而篤諸誠捨乎薄而居其厚此其志之所在非敢引而自竦仰料汪汪之寬垂諒區區之懇恭惟某官懿文通理吉德蹈中明淨無瑕若青天白日精粹不耀如璞玉渾金寔



邦家之衡繩固名教之律度磊落大節著于危疑之時幾微遠猷施于醇靜之治今夫璇璣在政金鉉調元明堂布政之官方資坐論東閣翹材之館尚接末游素瑄候深黃扉地隅方引領于海上徒馳神于日邊伏惟作德逸休代天燮友神明所祐戩穀具宜更冀上為朝廟倍綏福履

賀樞密蔡侍郎

伏審祇若 咨俞陞庸宥密伏惟慶懌竊以貫兵民而議政茲寔舊經別文武以命官厥惟近制專廟謀于先勝對鈞軸以平章屬我 治朝丕迪王道海寰

一統神旂無指伐之行戎虜稱和齋鉞息受成之命朝廷禮讓民俗宴安是以搢紳士人習守兵鈴之禁貅貔戎旅固知戰陣之容姑息厚而兵驕威罰弛而將惰竭天下之賦廩稍不充輸上林之藏賞頒亡度且軍志之重糾命為先蹈水火而必前當急難而奮效豈此治寧之日先成貪慢之風譬有不戒之餘其將何術而用自非權之適變畧出經時密而後神達夷吾之妙慮取之必與得柱史之深機遇 聖上志在求理之辰罄忠臣知無不為之節則何以興舉敗度提振額網安匪忘危不謀朝夕之逸備于無患永



貽子孫之休仰寵拜之得賢寔 廟朝之繫望恭惟  
其官徽明映世忠淳自天道無磷緇溫其美玉之潤  
量容澄撓淵兮止水之清迪吉德以佐 王服常修  
而簡 上若乃裁 帝綸于清禁分候瑞于价藩執  
國憲于南司會邦財于北省聽民衆治理四匭之上  
封考吏六廉摠三鈐之比績率由至正曷與僉諧方  
主上大振典刑再親臨極正人道長理古事同某官  
嘉會此時光膺陟拜密勿樞衡之地矢明帷幄之謨  
至于朝綬之老成士林之識者聞斯命矣咸曰休哉  
竚當正耀階符調元鼎軸恥為管晏豈冒西之敢當  
必致勛華乃阿衡之自任竊惟孤藐最倚願私高見  
品題謂是絕塵之力優加賙恤俾忘捧檄之羞虛當  
國士之知寧効野人之獻側聞嘉拜有激懦衷方歲  
荐飢乃值京坻之積臨川未濟更觀舟楫之雄調燮  
所施邇遐胥抃朔風嚴沍密闥深凝迹方遠于霄程  
心徒留于屏樹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崇高

知陳州謝上啓

右某啓奉勅差知陳州軍州事已到任上訖伏以太  
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  
京師首善之流寔勲舊均勞之地祇膺 朝命濫領



藩麾伏念某平世為修散材之用更臺閣之要久依  
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忽過豈諧  
雅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真安末節遂以窮年  
攝迹閑曾分從于病廢長民近輔復被于 詔除此  
蓋某官秉國治鈞贊時化育亮采通于百志燮友周  
于萬微大道甚夷至誠斯格敢不仰虔存錄自力衰  
疲更礪鈇刀聊施于一割而憂駕乘難効于長驅過  
此以遂罔知攸錯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藩麾伏念某平世為修散材之用更臺閣之要久依  
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忽過豈諧  
雅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真安末節遂以窮年  
攝迹閑曾分從于病廢長民近輔復被于 詔除此  
蓋某官秉國治鈞贊時化育亮采通于百志燮友周  
于萬微大道甚夷至誠斯格敢不仰虔存錄自力衰  
疲更礪鈇刀聊施于一割所憂駕乘難効于長驅過  
此以遂罔知攸錯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記序

江寧府重脩府署記 奉勅撰

慶曆八年正月癸巳江寧府署火自唐失政姦豪專  
土更相禽獵或自篡襲紫色淫聲餘分閨位李昇冒  
楊徐之業開國江左大築城府借用王制 聖朝治  
定混一區畧戈船南渡昱歸京師徹其偽庭度留表  
署然規模壯麗猶雄諸藩至是火炊微人之廬煬譙  
門延東西序公私寢既焉府書赫室以聞 詔遣內  
侍韓從禮問故且有後命俾營如舊度除龍圖閣直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記序

江寧府重脩府署記奉勅撰

慶曆八年正月癸巳江寧府署火自唐失政姦豪專  
土更相禽獵或自篡襲紫色淫聲餘分閨位李昇冒  
楊徐之業開國江左大築城府僭用王制聖朝治  
定混一屣畧戈船南渡昱歸京師徹其偽庭度留表  
署然規模壯麗猶雄諸藩至是火燼微人之廬煬譙  
門延東西序公私寢既焉府書赫室以聞詔遣內  
侍韓從禮問故且有後命俾營如舊度除龍圖閣直



學士知揚州張奎右諫議大夫領軍府事屬之經治才選也命發運副使許元轉運使孫甫鳩工庀材遂以從禮護作奎初下車莽然坳垣撥煨燼畧區址計徒庸程事期以賦功于羣吏元調所部方湖匯澤章蕩泝集甫效七州二軍之卒以待役費稽以尺籍令以夔鼓斲者如風築者如雨茨者雲舒墁者波卷餽廩稱事忘勞兢勸自閏正月至于八月合役二十二萬有奇合材用無慮二百二十萬考室七百楹臺門崔嵬前達通達以表命令彰儀範公堂隆深中敞廣庭以頌詔條聽民成崇榭壯雄東闡坦場以訓軍

乘嚴戎備分曹布局舊邦鼎新從禮抨圖復命上嘉奎之敏于事而器幹足任被之璽書稱飾其勤將佐吏卒率有加賜凡民公弛其戶租之半蓋春秋之義新作必書有詔守臣俾著經史謹按金陵楚邑句吳舊地東南王氣萌于三代秦并六國置鄣郡江南而改曰秣陵猷之也在漢寔丹陽郡治所吳主孫權始城石頭號秣陵曰建業自京口徙焉晉平吳郡如漢舊而析建為江寧縣琅邪紹統畿政領于丹陽尹隋平陳墮其郭而野之故六朝之迹掃無遺者唐初揚州督府治江寧後徙江都既而以丹陽縣為潤



州江寧更隸焉至德乾元中改江寧郡為昇州廢置  
數焉天祐板蕩楊行密掩有江淮子渭竊踞而徐溫  
寔專其國督強兵據上游以昇州為金陵府自署尹  
事開寶八年復為昇州節度屬江南東道區城形勝  
山川氣象三江五湖之都會泱泱乎大風也哉表  
于南夏隱然巨屏聖上以大統之正國本之重相  
攸疏壤肇建赤社故天禧二年制書升為建康軍江  
寧府下教封內存閭吏民河海之潤潛通日月之光  
先及暨登儲禁誕昌寶祚淳耀濬發茲邦有開朱轡  
彤襜等威隨重巖廊舊考臺閣邇臣于蕃于宣是均

出處領五萬版戶十萬穀帛之輸歲百萬有餘初李  
景奉淮甸十八州之圖以入于周徙其民渡江而均  
地征焉事克政重浚歛無藝郊甸之賦杼軸空矣逮  
今雜調舊弊蓋存土塗而沉遠諸貨利野無十夫之  
籍邑無千金之藏緯蕭敷臺廬鮮瓴甍風雨漂搖尤  
多火患纖嗇感急為生偷甚夫民之飢勞吏寔其罪  
合徼而習翫之也古之循吏乎其道恕而已矣施諸  
已而勿顧則勿施于人老吾老幼吾幼爰及人之老  
幼夫是之謂恕沉沉乎大府而長吏民于斯養老而  
撫幼于斯宴樂賓客于斯其亦念閭里訓畝之艱且



勤哉為之慘舒者獄市賦役而已獄斯無苛市斯無擾賦斯時役斯均曰惠政也未也語令吏所可反者爾獄有法令市有估賦有承役有更閑握動靜臂指伸縮以守以稟放命罪也矜斯無苛約無斯擾期會緩急之謂時比要詳允之謂均是則在乎吏長民者知此之恤庶乎奉若仁聖愛育之心而使人有所措其手足也倘是之弗圖而惟庖傳觀游之務甚者猜禍昏黑以逞雖邦罰未加其不愧于屋漏乎蓋記功必及于政猶古道也矧承明命敢不以誠時皇祐元年冬十一月戊申日長至謹記

興德湖州新建州學記

寶元二年上命尚書祠部員外郎滕君守吳興郡始至見吏民間苦披圖牒考風俗願謂僚屬曰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務四代之道起于党遂漢民繼周而王懲秦非聖人之法以敗稍復尊用儒術循吏文翁興學蜀郡變色夷如邠魯漢廷多武人莫敢贖上褒廣其道以孝文之威德具王道而微者所不至于王一息爾猶能富庶而不能教也東都中興儒雅寢隆公卿大臣咸門有諸生橫經受業三分多難微言僅絕小雅盡廢文獻不足唐雖禮典甚講蓋文具



而寔喪是以後王研究理要終莫致于三代者願所以化民成俗之道育才官人之法隳其根本矣惟我治朝丕冒出日鳥言鳩舌之誦簡冊之言鑿首弁裳競齷端甫之服而庠序倣落乎睢澳嗣音乎邾鄆規模大于齊魏弦誦聞乎荆吳且遍諸郡矣矧是吳興南國之奧有佳山水發為秀人自江左而清流美士餘風遺韻相續也凡為郡者用民之力于署于觀于諸不急而學校不建豈守臣布宣王家風教之意歟僚屬曰唯吏民聞君子弟畜其人將啟而之善也相與輸金願遂建學乃十二月考景營基鳩材類工

且以命教請于上越明年夏四月勅書先至錫名州學仍賜田五夫六月新學成重門沉沉廣殿耽耽倫堂邃如也書閣屹如也皆相次東西序分十八齋治業者群居焉入門而右為學宮之署入門有左有齋宿之館又為宰道距闈挾閣鑿二亭乃溪山之勝眺望恣會庖圃有次詹藏備設復立小學于東南隅童子離經肄業諒者聚焉凡為屋者有二十楹既覺器用幣糴菜成禮客有興于座曰美哉學也若稽田既勤敷苗在所播植惟學敏厥修念終始在其所志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舉而措之可以成天下



之務斯得謂之士矣若其拘文章義礙近思誦焉不通其變習焉不達于用此辟儒之大患也師乎師乎記問云乎哉能開達學者之志慮使廣大深寔知道之所以為用茲可以為師矣學乎學乎藝文云乎哉彼先王之糟粕後世且得其味而嘗諸苟知道之所用何學而非道者茲可以為學矣士克其業上使其器則致理之本不在學校乎以是而觀滕志其已遠哉其不敏豈足以語道之大命記經始不獲讓云時康定元年六月日記

吳興郡守題名記

唐氏自天寶失馭而忘其利器諸侯專土姦猾乘隙竊國而侯壞法放命不貢不享更相禽獵或自篡逐五代草草亂靡有定天下為戰國者且二百年我太祖武皇帝既擒諸僭王創艾未大之弊思拯塗炭講見長策因四方漸定諸帥王親者輒留宿衛畜其族京師罷節廉諸府裂方鎮之地而制轉運使罷刺史而遣士大夫行郡事置其貳陳其旅以分其權郡長吏不敏聽理不明則轉運使糾其謬以直民之曲郡長吏而才足以自為政不復攝屬于連帥之為患也故距茲八十年天下如一家政事如一體閏握動



靜臂指伸縮無有不如意者斯可謂大聖創制從權合義藏身之固置器于安規模之闊遠者乎吳興二淞之佳郡自江左以來以處名流令望為養才用之宅寶元二年南陽滕君宗諒子京以尚書來領即符竹子京文雅風采士林推為卿材國器早歷諫官以論事諤無回避不得久留中換即外補至郡見吏民問病苦有隱咸照無弊不革因其俗以救獄市怙然始大庠序育人材諸生負笈自遠外至雲水之上既同洙泗矣凡有因循舉興恙復嘗坐廳事門前為郡者之名而不紀曰是非闕者欤命錄自錢氏奉圖

朝廷所除吏逮今三十人推次詳備見謁以序蓋聞諸長者粗習朝廷之故惟皇祖經法之善躬攬罇柄以遏亂畧及生人之利大郡長吏由是專于為政賢不肖之迹以辨今列其名非徒載年月記到罷亦俾覽之者得以善惡而懲勸存焉寔春秋之意已至于紀星土本風俗郡之廢置吏之沿革產毛之物山水之勝則于圖牒焉觀之可也時康定元年夏四月記

蜀州修建天目寺記

浮圖氏之教流而至諸華也迨晉之東其法益熾以



大設榷定示方便指因報明利益故自世主至于士  
民莫不甘心焉五方異稟四夷殊類氣俗之別慙惡  
不同法齊所弗齊禮義所勿加甚者至有不識父而  
大率輒知奉佛百家之衆必有一窳睹焉兩楹之室  
必有龕像焉矧名都適邑塔廟固錯落相望矣晉原  
在井絡之維處陸海之沃玉壘銅梁之阻金沙銀鑠  
之饒控犍牂通滇焚即山而鼓民擁素封之資厥篚  
之華戶羸玩巧之利既安樂土知植福田郡有天目  
寺城郭之最形勝緇素之所萃集殿赫火寇區址莽  
然先是郡之善男女合施鳩材僞工鑿締既已歷載

功緒勿就至是尚書郎王君畧領州事曲臺楊君璵  
為之倅二君敏材利用周行之彥獄市平簡吏民便  
安修弊起廢出于餘力越皇祐初年李春玆生拙二  
君相造而諏日按令式前誕節被精廬啓梵會以祝  
延而棟宇未完像設莫備執事者為不虔矣顧何以  
示遠方乃移縣大夫杜君濟勾考財簿部護役事于  
是境內四方之耆老更相勉曰府君之志上以恭邦  
典下以為吾屬也且吾屬廢居射利埽不知發譬蟲  
食藟而忘其苦佛言人命在呼吸間一息不屬雖至  
親愛莫相為救何嗟及矣今此道場近在閭閻動步



而至淨土舉首而見化城壯者游焉有以生善念老者依焉有以發後心是府君為之舟航拯吾屬于溺也于是樂輸善捨如趨期令既勤樸斲且塗墍茨役効其勤匠究其巧歲未云半仁祠鼎新為大殿八楹鬘鬘蓋中為大毘盧遮那像文殊普賢二大士左右之相好殊勝彩飾妙麗紫金光聚極于莊嚴兜羅綿網依然開合殿之四周圖華嚴九會顯佛國之神化增法門之壯觀也寺有阿育王塔嘗見光明豈有靈環屬四阿廊廡回合屹若山燦如霞野彫樂文椀花迹凌空危聳與殿對峙自茲寶地方為具足既慶成

邑人大和會踴躍讚歎歎歎瞻禮以為須彌燈座寶華嚴飾菴羅樹園金色明淨昔未嘗有乃今復現信一方之功德海四衆之甘露門也二君皆余舊置郵以布其事諸有以示諸後者余詳二君之為抑可謂之仁術也歟君子之教民啟而納諸善而已二君之為也本于嚴朝章因以導民善是亦仁術也矣異夫舉土木之役而事觀游亭榭之娛者或斯可以記矣會中檀越比丘衆等蓋著之石陰皇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記

華山重修雲臺觀記



太華三方古跡遠矣上方白雲宮在嶽頂據蒼龍嶺  
云昔羽人焦道廣常居之中方太清宮枕太羅峯今  
猶有老君像下方即此觀因雲臺山名焉唐明皇天  
寶中因舊基鑿棟宇命右補闕集賢學士衛已撰修  
三方記見存五代亂離三方荒毀高士陳搏披荆棘  
築室于下方太平興國中太宗皇帝累賜詔齋御  
詩召搏赴闕乃勅有司增葺隱廬復給內府金錢  
經始壇殿規模方備今觀是也慶曆初某領史官嘗  
閱國書見搏本傳云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  
歲戲水渦之濱有青衣媪召置懷中乳之自是聰悟

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無復遺忘尤工詩  
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仕肆意山水間自言  
嘗遇孫君仿麋皮處士二人者語之曰武當山九室  
巖可以隱居因往棲焉服氣辟穀二十餘年徙居雲  
臺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輒百餘日不興周世宗顯德  
三年召留禁中月餘因問以黃治之事對曰陛下為  
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為念奈何留意此小道世宗不  
以為忤命為諫議大夫固歸不受而辭詔本州長吏  
歲時存問因牧守西行過山下致賜物興國初始為  
赴召九年復來朝上尤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



搏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  
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  
得名祖點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不知吐納養  
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  
天亦何益于世一聖上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  
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秋勤行修煉無出  
于此琪等皆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曰  
華山隱士陳搏晦迹邱樊棲心岩穴跌宕世表涵味  
道腴往一周朝物色幽邃嘗蒙鷓板之召終遂鴻冥  
之心自爾以來多歷年所今復言迂高迹來儂帝

庭不有嘉名何彰清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  
之屬和詩什久之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得升曰  
汝可于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憇焉二年秋石室成  
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畧曰臣搏大教有終一聖朝難  
戀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蓮花峯下張超谷中  
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洞口彌月  
不散搏好讀易手不釋卷自號扶搖子著指經祖篇八  
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舊相王溥亦著八十一  
章以箋其旨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  
百餘首能達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掛北上道士賈休



復心欲之而不言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  
歌爾呼侍者取而與之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觀  
下搏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復謂之曰可勿歸矣明  
日沆還家果中夜毋暴得心痛幾不濟食頃而愈華  
陽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人罕有見者閩中  
逸士呂洞賓有劍術雖數百里頃刻輒至以為神仙  
皆教至搏齋館與之鬪唱如交友時人異之此皆舊  
史之文也 仁宗皇祐三年雲臺觀道士武元亨進  
希夷先生傳所載尤詳云初先生居下方茅茨不剪  
蒿蕪不除有訪先生者窺其戶聞鳥無人但鳥聲獸

迹或樵子山麓薦莽深處有骸如腊塵茲翳焉迫而  
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興曰睡遑  
酣為奚擾我州將以聞周世宗故召見既不授官賜  
號白雲先生故太皇御詩云前向前朝出白雲後  
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搃把三峯乞與君  
既對于延英殿華陽中垂條躡屩用賓禮見上  
欲征河東先生請姑待軍已興不克下其再對也言  
天下一統矣果執劉繼元平并州密陳天命寔在  
章聖其所啓沃幽贊遠圖 太皇亦欲以為諫議大  
夫先生懇辭命遂不下委化之年蓋百一十有八歲



自餘先幾送數知來藏往精微深妙殆不可測至諸  
奇詭眩耀之事則未嘗為也故先生之道浩然莫得  
而揭厲之者無賢愚貴賤莫不聞其風而悅之大中  
祥符四年真宗祀汾睢駐蹕華陰再幸雲臺閣先  
生遺像竚立凝思久之命除其觀田租召對道士武  
子華等賜紫衣輿駕還京俾就御座所建本命  
元辰殿內璫護作繪睟容于北壁皇祐二年鑿神御  
殿嚴奉之禮始備自先生去世門人賈得升武子華  
元亨相承主持觀事至是殿成元亨詣闕謝恩  
仁宗令進歌詩元亨應詔進三篇帝屬以御詩又

神筆飛白清淨字賜之元亨遂重修七殿至于道院  
齋堂必葺一新經營累年為力勤矣其往來秦蜀恭  
謁神御既而瞻禮希夷堂惟神仙之云者蓋神本無  
方道無不在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惟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漠然與合茲謂至人由是而後  
可以出死生而通變化雖非積學而至非學則未之  
或至也夫九室下方豈徒與麋鹿為羣木石為伍而  
已哉治平四年九月一日記

淮陽轉運使獎諭勅書記

何以保大曰兵何以聚眾曰財故國之大政無先征



賦漢氏天下三分之八以其一供邊孝武事四夷調用不足興雜算設諸筦籠山澤之利而民始病唐季兵興蕃戎乘弊陷河湟凡諸侯之師防秋塞上暨勤王討伐出本道之境則食于度支有司商利分毫析銖民之膏澤竭矣蓋戎狄侵畧何代不有非所以為中夏之安危然率由軍旅期會應聲卒辨奸吏因緣邀功市寵為上歛怨生事召亂故中夏之安危不在邊防而在閭里也 國家自北方通好戎酋款服偃革無事且三十年而遺醜飽飛逸于牢圜驅劫種落內驚邊人願其意慮股掌中爾烏足以煩靈誅朝廷

思為不可犯之勢守備甚設內外當財柄者稍復目動矣時刑部郎中陳君工部郎中張君轉輸淮服當東南之津要以山海為府藏而二君有才術方畧貿遷弛歛資用充富屬王師弔伐邊城委輸惟淮南供其尤瞻而吏民不知有貢也 上多其勤下 詔褒之某將赴都道由山陽刑曹出詔相示願紀其故某伏觀 詔旨以其無歛于民謂之嘉績是以知 上心之仁遠也其愛民也二君之體國也其不害民也深惟 朝廷寬大之意二君功利之優足以使貪夫廉懦夫起彼邀功市寵歛怨生事者宜知愧畏義可



以示天下故及前世備邊大畧著本末云時康定元年十二月記

素書明錄序

明道二年二月余自睢陽遊山東將至東秦路由充海過泰山故人田度為奉符簿止余宿官舍出道書一卷帝札精妙朱墨如新且言龜蒙山人採蜂者迹之登高崖八洞穴漸深若有人曾棲止處見石盞發其蓋得書百餘卷取而束之負下山還本縣尉詰得書狀取數十卷去山人挈其餘以歸相近村落好事者知之稍三分散畧盡度聞急遣人往問止獲此卷

皆諸符籙篆章也因相與恨歎此蓋有道之士所藏必皆奇書具有諸經訣方術惜不得盡見因從度借之以行遂自青社遂入待詔京師未暇傳錄度俾猶子祥臣來取去三十二年余守彭門祥臣以都官員外郎致仕在郡而適病卒或言祥臣聞余來到歎曰我與新太守有舊恨不一見之也久之從其子試詢其書曰乃先人嘗所珍秘者即奉以玉匣而鐫之猶是祥臣緘封始令模錄而歸其本明年被召還都既素疎懶尤倦人事夙退掩關所與游者一二林壑之人東陽俞居士數至敝齋喜談丹竈暇日携素書明



訣三卷示余曰此于丹術微而顯詳而晦妙旨備矣予覽之信然且言是書三十年前沂州新太縣蒙山之陰採蜂之人得之崖穴石蓋者也余方省向所得書乃自琅邪新太矣并是而方見四卷信皆奇書也又滕東毛陽地接新太有王老頗知諸書在處云徐沂間可有五七卷泰山趙生亦知其書有三五卷云在太平醫家皆未及訪其向者新太尉取數十卷者竟不知其名氏茲人首獲獨多若其高識迨將有得欽治平丙午良月既望京師靖安坊舍西齋序

諸朝賢題朱氏小山詩序

京都衣冠之淵藪名利之場有軒冕焉有斧鉞焉榮于斯辱于斯萬國湊聚以欲是故以惡是故旦夕鐘漏風雨寒暑冒沒奔逐惟日不足負國門外名園佳墅桃李連蹊臺榭接影飛花落葉節物潛換主人惴惴勢地皇皇賈區或歲無一至之暇焉芳辰美景風月樹石猶胡之舟越之車也有若朱氏子者居禁垣下車馬之塵交于門其迹近矣而心若游方之外者是非得喪紘擾若一不屑然居有虛齋曲檻小山在軒寒檜在庭間澹蕭灑絕有野趣來游來歌皆朝之清流上才天下之知名士觴羞聲妓吐嗟畧具



雅善娛賓至必為醉亦既醉止方復忘我汝方復遺  
形骸又奚相別于外物之外者哉且士之立功名取  
富貴繫于時繫于際會不專于材吾觀朱氏子縱橫  
通敏輕財利善交結能附託英髦得衆惟心茲亦大  
有用之長也際會于時足以為豪傑雖以吏事進志  
亦遠哉况早與子游者今已歷三布臺閣不日而當  
化權器使人矣是必有知子之用而用之者少安遲  
之先是余待詔數下出一編詩示曰士大夫不遐鄙  
僕以是為寵也敢謁以序及余去都三千里而謁書  
不已余以用取人不索以迹者序何辭歟朱氏子乎

爾有酒食且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彼惴惴皇  
皇雖有臺榭雖有樹石弗遨弗康宛其死矣他人是  
翔子可箕踞而慢罵之矣梁國張某序

吳興歸安尉署凝碧堂詩序

吳興近郡諸山環合重見層出烟翠不斷岡麓連屬  
林薄映帶雲溪中注四水並下溢為天澤漫與湖接  
歸安尉署占溪山之全勝焉尉謝君炳宗又鑿堂署  
南盡納諸景山在堂上水在堂下四時物色旦暮氣  
象俯仰顧望不遠几席余自新安來行吳興事嘗暇  
日遇君騎及于郭門舟及于堂之前軒見琴書在床



窓檻蕭灑茶渚頽渚酒傾下若恍疑凌崑閬濯滄浪  
澹乎其遠也徘徊眺望日下忘歸客或曰君子之樂  
也內所居而安陋巷衡門足以求其志亦俟外獎歟  
余曰子未思也乎處鄉党而和過廟朝而莊居闔閭  
則鄙吝之心生經墟墓則悲哀之思作是非外之感  
者歟清曠爽塏之境固足以恬性情而起和樂焉吾  
愛是堂也山色共水光俱靜草樹與魚鳥並閑可以  
使貪者約跡者靜邪僻者安其機心其功多于几座  
之銘益者之友也事有迹遠而事近吾于是堂取之  
謝君又嘗會賓朋于斯談名理于斯至于柱下漆園

之論則且齊得喪遺形體入達人之大觀委外物于  
儻來凡軒冕之馳逐榮利之相軋悉以付諸蠻觸氏  
則向吾所云外獎者頽復卑矣若梁竦徒勞之嘆淵  
明歸去之作于通人之致其猶隘歟謝氏子乎可與  
語道矣既而謝執簡進曰衆君子來辱者必有作也  
願刻君之辭以冠諸篇可乎曰可哉歲上章月孟冬  
記

禪源通錄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乃先佛所說第一真寔妙義故  
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摩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



有經教惟此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付傳為心要後至東山以為楞伽義理深微非淺智粗心所能窺測故每用金剛般若經開示衆等令其易解逮于曹溪以大慈悲一音演說對答偈句揭如日月其所開導直指本心未嘗離楞伽自證智覺之大旨也由是領悟者多法周沙界初二祖嘗言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自衣止不傳諸方分化地殊南北名標頓漸參學之流各相祖述道場相望源流寢廣去聖逾遠時風益薄堪任大事根器誠難然輕重不可欺于權衡方圓不能出于規矩但兔角龜毛泥

牛木馬務為深隱巧愈彌甚名相之言諒非虛示初六祖教諸門人說法必令先定宗旨難以三科起用究竟二法盡除故知一問一答豈苟而已若其具無碍辯才入淨圓三昧隨其語默佛法現前緣與信合事寔稀有故黃蘗禪師每謂衆曰江西會下唱道之師八十餘席得大寂正眼三兩人爾則知為世度門傳佛法印大善知識豈易偶哉自賓鉢羅窟諸聖賢衆相結集多羅等藏其紀述之來尚矣至于中華則有蕭梁續法元魏付法藏傳以至于唐寶林心要祖堂等集國朝傳燈錄時代師承本末詳備近吳興有



具壽僧供辰道意純熟禪寂為樂再啟法筵尋復捨  
衆雖不顯談說而示人聞修之法雖無所作受而為  
衆利益之事故閱上以來諸傳集錄正其差訛攬其  
精要推明統本摠括橫枝若網在綱條目不紊依于  
義不依語依于法不依人不離文字示解脫相徹照  
今古乃無盡燈又續法眼之後至治平之末達摩法  
嗣通十有九世凡二十四卷題曰禪源通錄時熙寧  
四年正月望日樂全居士安道序

唐太尉趙公祠堂記

唐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大盜三發明皇天寶末安祿

山反范陽長驅陷兩都河北河南閩輔罹其禍德宗  
建中末朱泚乘涇帥倉卒之變以盤凶逆兵不出畿  
甸尋敗亡僖宗乾符初草寇王仙芝黃巢秦宗權相  
踵作亂流毒乃遍天下起曹濮襲荆漢破江淮殘閩  
嶺東極海岱北越河遂蕩覆京邑剽岐隴所至無噍  
類城府為邱墟榛莽千里烟火斷絕糧食既盡嗔人  
以飽列巨碓數百納人臼中糜腐而食名為春磨砮  
軍行則監屍以從指鄉聚曰尚有人焉吾衆何患飢  
也喘遺黎靡所寄命于時惟朱全忠據趙犇汴兄  
弟保陳門之外即為賊境汴去賊差遠全忠兵力足



以自固陳被攻圍勢孤寡衆為犇難矣初巢入長安朝廷除犇陳州刺史始領事策巢出關必犯陳即繕完以待既而巢果東奔趣項犇擊擒其愛將孟楷賊威怒志必屠陳以逞合兵數十萬圍其城疏塹五周百道攻迫犇以飢疲之衆無日不戰歷三百日竟全危城巢以此師老不振卒潰滅論者紀忠烈之事名多重于死執功每減以生全夫忠臣烈士志義所存豈無意于死生之際也幸不幸從焉爾肅宗乾元中陳州刺史尚死于史思明之難後蒙褒贈至今廟食于陳趙公全城保民享受寵命顧其功名反出于死

事者下兄弟三節度皆著勲于王室並終于僖昭之世而唐史不書德朱全忠之救以解其圍故事之謹然未嘗北面于梁而梁史書之史官無法筆削兩失國朝重修唐書方為立傳昶珣附焉梁書謂珣為弟新書以珣為子犇自有二子麓巖意者珣其弟也熙寧三年余守淮陽州學教授蘇轍為余言趙太尉有畫像在開元寺東廡僧院以聞之不早尋被代不及見七命復被命領州往瞻其像在殿之隅閣壁闔下盡日不以燭不見也公歿于龍紀中距今百九十年陳人莫知遺像之存于此遠隣有空院一堂巋然嚮



明高奭因命工葺飾表為祠堂繪素鼎新神氣如在禮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太尉者可謂能捍大患宜列于法祀者矣故封為上公祀為大神聖人立教著在禮典祠堂既立為率僚屬陳饋奠乃告所司春秋薦時事比羣祀以其二弟從又為鏤新書本傳于石立于堂之東楹使陳人知遺育之至于今公之力也時大宋熙寧七年歲在甲寅九月十三日記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雜著

先帝經疏文

右伏以 聖神示化弃黃屋以上賓凡庶何知抱烏號而永慕不有崇薦曷伸悃誠願依妙湛之尊特開清淨之供庶緣法力仰導真游伏願永證佛乘圓成道果儲神無極逍遙梵釋之間卜世愈延跨越商周之表至于含識普暢大和

四箴

并序及進狀

右臣猥以謏材忝職文館因覩秘閣曝諸圖書內有



太宗皇帝御書一函臣竊發一軸觀之字為行書乃  
曲禮首篇四句教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  
可極深惟太宗皇帝英叡多才自天攸縱萬機之  
暇秘殿閒燕移聲伎觀游之樂于經集文史之間  
下筆習書意存勸戒昔漢諸儒集禮記諸善言而于  
首篇著茲四事蓋以為人君保邦制理之道所宜深  
戒者故太宗思而形于翰墨先帝緘而置諸秘  
府是將以嘉言善訓貽為孫謨又豈惟筆精墨妙  
之云乎爾臣待罪諫垣覩事有發輒廣其義述為四  
箴誠不足以勒盤盂汙屏宸倘宣室決聽之暇一

賜開覽法宮衡石之上獲預親程亦庶乎備宴居  
之誦代倚几之訓也干冒天聰臣無任戰慄之至  
其所著四箴別為一軸謹隨狀上獻謹奏康定二年  
七月日

惟聞自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故  
王者奉若天命以臨萬方鑿乃迪德無時怠豫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以輯寧邦家用咸和萬民于後佚王  
罔自抑畏罔顧謏天之明命以若先民攸訓不迪率  
典德用勿類故人君保邦制理之道鑿厥身脩思永  
茲惟艱哉禮有之曰教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



樂不可極盤厥身之道茲四言者可謂切之矣書載  
周公無逸之篇曰在昔商王宗中治民祇懼不敢荒  
寧厥享國七十有五年至于高宗嘉靖商邦能惠保  
于享民厥享國五十有九年至周文王能知稼穡之  
艱難不淫于觀于逸于游以庶邦惟正之供厥享國  
五十年則夫四者之不戒非惟德義之不則至于康  
養體志永綏萬壽亦莫之有益也蓋聖人所理有本  
末所顧有重輕身者當理之本位者可顧之重安其  
身然後能保其位能保其位然後能得其志欲而享  
天下之樂彼商之中高爰暨文王先憂勤後安樂而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由審是道也

陛下濬哲文明

徽柔惇懿盤諸事事之微念乎安安之難修其可顧  
罔或過舉茲甚盛德也已然古之明聖無忘交儆盤  
庚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臣以孤微職在規諫因覩  
太宗御書竊有所發輒廣其意而獻箴云

教箴

惟皇至尊在上巍天日之高雷霆之威匪自抑  
畏盡人之微孰敢造膝以弼予違外以溫恭通接羣  
志內以文明辨其誣偽溫則可親明則可畏端良既  
進纖邪自退



欲箴

火燎于原水決于川欲之敗德猶水火然故昔令王好樂無荒蓋懼窮欲焚溺為傷凡欲之微則為身患大而不過民斯塗炭易稱室欲書戒無逸願銘盤孟勿忘終日

志箴

居安思危已治不有其難其難惟明明后乃後佚王驕盈怠忽謂已有天命人莫我拂恣其攸好動不慮善罔懲其侮以失黎獻湯不自用文王小心允迪休命茲惟良箴

樂箴

罔淫于樂罔游于逸禹益吁嗟所相規恤在商成湯不邇聲色在周周公尤戒酒德秘殿宴閒萬機之餘時延正士訪其嘉謨前言往行則有圖書豈其優笑而後為娛

蜀丞相諸葛武侯畫讚并序

寶元始年冬余監新定郡王人閔廷俊來錫時服廷俊以善畫待詔翰林因候俊于傳舍語及畫之名家俊曰其之工于人物為工比內出諸古名賢像于資善堂嘗模得之唯肖予既竊慕蜀丞相武侯之為



人因請于俊願見其像俊褚中適携焉以予好之焉  
遂以為遺時即從事業紆興于座曰君覩畫而愀然  
何歎曰有是夫盖有感焉者予獨念此公初耕南陽  
時抱膝長嘯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  
州徐庶平元直謂為信然夫士之抱器待用憂深而  
思遠以天下之事自負而識之者常鮮及其風雲變  
化功名光大從而譽之不已未乎又論者咸謂武侯  
為簫管之亞匹茲尤非知言者彼夷吾從非其主已  
迷方復行險擇利更事讎敵不能檢身以禮而僭濫  
敗度不能正君以道而權譎苟合其器與行夫子卑

卑之蕭文終起沛獄吏素蘊初淺漢氏始造用衆智  
力文終之業專在關中至其追淮陰舉平陽密識公  
心真大人之事然與武鄉易地而處負勝其文矣故  
余謂論者之非知言後知君子必有取乎爾始武侯  
遇蜀主自夏口使孫車騎回與周公謹破曹公軍時  
年二十七後出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壘于渭  
南卒于師時年五十四中間僅三十年規模事業光  
映千古噫大丈夫顧不當如是夫讚曰  
孰以武鄉而比管蕭繁文之事孔門勿道文終刀筆  
託驥之髦雄材清風亶猶相遠當卧隆中抱膝嘯吟



方寸萬里何念之深蓋懷功名日月其淫不有良友  
胡獲我心將軍顧重拂劍為起折操之角斷權之臂  
堂西關莫不敢指芒星三反還復箕尾出師之表  
八陣之圖天高日昭匪滔匪渝永慕夫人撫心悲吁  
悲吁云何悼無崔徐

雪竇禪師真贊

重顯

本從何來今則非去不捨衆生示茲空聚諸漏已盡  
萬法無住金剛妙身曷形繪素

補元子時化

余觀元子論化善其意然有未盡者為廣其說焉夫

時之化也有大焉者爾蓋朝廷化為市井郡邑化為  
傳舍山澤化為府庫耒耜化為弓劍禮樂化為夷貊  
賞刑化為果報恩義化為讐敵忠功化為害禍威福  
化為喜怒仁讓化為詐偽

補浪翁觀化

元子浪翁觀化凡四說其辭悠悠不槩人事故述三  
篇云火生于木木亡而後火明木生于土土刑而後  
木生土剋水而水以土存火剋金而金以火成此有  
無相化之說

右有無相化



朝為商暮為周朝為公卿暮為俘隸朝為忠義暮為  
寇逆此有化無之說

右有化無

起為畝畝而君天下起于釣築而宰天下起于寇逆  
而忠義名天下此無化有之說

右無化有

舍人院試方畧舉人策問

國家自景德中與契丹氏平而夏人効職貢行四十  
年無鄙上之事軍政戎備則未嘗懈他日夏寇畔援  
大八高奴塞平涼之役師頻無功自爾選授將率訓

齊卒乘繕治器械無日不講聽諸議者猶患率之才  
難士之未整械之不精其何為然諸生皆被大臣薦  
上以付于有司將以採其所蘊也其陳用將之道訓  
士之術飭械之法以歷代最長之說為方今可施之  
宜詳著于篇得以推驗復觀前史所評材雄以武侯  
匹于管蕭衛公擬倫于耿鄧功名之際其間近遠試  
為品濬用觀持論敏學高識無不自盡

省試策題五首

第一首

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而三百此言王



官也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蓋自九服之外至于蠻荒庶邦附庸莫不咸集然諸侯各子其國猶有卿士陪臣史胥徒隸今天下大小之縣比虞夏之所分封五分總一至于遐方遠裔止用一吏理一邑而議者皆謂置官煩于三代建為併省之策然又觀秦漢故事奏列郡四十二漢郡國總百數守尉之長外吏自辟掾佐分理而足此復何道也試叅詳之為悉利病

第二首

問周禮地官載師職以大都家邑之田為公卿大夫

之采地至于諸侯之國陪臣卿士各有封邑以奉祭祀兩漢之後列侯繼世迺自隋唐以來王臣兼五等之封者始為虛名寔無分土而諸郡內外官縣吏俸廩之外命給職分地解謂之職田此誠均惠仕進優其不足使全廉節者也近不位者或以不均啓幸為言既詔罷之矣復以經久之式歷更祖宗之世而仍舊貫者是必便于事使反初制雖朝廷之議利害必然之理其更推迹以要終効

第三首

問儒家者流講究歷代之故該貫百家之說以多聞



博見為通者也然其祖述根于六藝幼學就傳即所  
誦司于有政茲為理道故其本末討論應詳習若夫  
易之為書人更三聖其分二篇何意所係十翼何名  
書何以斷自唐虞頌何以繫之商魯二戴之禮傳之  
何師三傳之學立于何代此經術之大畧諸儒辨論  
之所嘗及也請為條叙以觀敏治

第四首

問兵者武備之本騎者戎事之急古者乘馬之數出  
乎井賦之法周官六職掌于夏卿歷代著令備諸廐  
牧本朝之制則有司存質賈之平外通市乎夷狄

藝遊之課內列方于異陝時方丁于累洽議者忽于  
遠思芻田賦于民耕園人配于兵籍庠夷廐毀井堙  
木刊向發邊屯蒐補卒乘更索民蓄頗乏軍興昔室  
王復校人之官美于周雅僖公修伯禽之政歌于魯  
頌朝廷治不怠脩事思預防稍因舊程班舉牧政  
諸生治業之外必及時務之要此之利害蓋亦聞諸  
何以使赤岸三千阜藩于麟德天閑十二騰逸于龍  
媒考之前編為陳遠策

第五首

問昔唐氏自天寶失馭大盜干紀肅代之際貨力殫



屈幾旬百姓至按穗以餉軍元和中嘗校天下兵農之籍率以兩戶而資一卒而又諸侯專土不貢不享山澤筦榷之利未盡登于王府憲宗乘此疲弊而能戡夷狄梗復張紀律烜揚威靈惟皇運之開基席五季之多難擒諸逋偽遂大一統爾時王土蓋狹國帑未充者定戎功兵力亦給比羌醜鳩義搔犯邊障出車戍守取贍大農賦法幾何民告利敝遠鑒唐室近觀國初校物力則往虛而今盈計役費則此輕而彼重有餘不足胡然而為得非有司失平準之權豪賈搯竒贏之利者乎將使農末並濟擁滯以通利用

厚生九功時叙有望敏識為陳長算

武成王廟斌舉人策問三道

第一道

問屬者天子幸加惠復古制聽卿大夫營立家廟方詔有司考定舊典夫廟之制雜見禮篇及歷代之書皆多士所嘗講也若其堂室之位祭享之儀田祿之羞器服之用自前代沿革之法逮諸異同之論略為條著真效諸朝

第二道

問羗醜背惠頻年搔邊今朝廷務為綏懷不事窮討



惟是曠日之計要以足食為本比西鄙守臣有上營田之課者朝議善之下其法于邊而論者或曰既勤敷蓄當虞侵軼若虧禦備是資寇糧蓋自漢氏以還世講屯田之事間有長策載于史牒諒惟該洽備嘗商榷自昔營田之制及諸功利之宜至于古法之可行于今今事之不便于古幸為條列上裨國論

第三道

問先儒有言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蓋文久則減事窮必弊變而通之然彼能成天下之務故為國之勢猶樞衡然損益重輕適平而已或為改作非聖人之志

變古亦先賢所譏遵用故常足以為政惟諸髦俊通明治體且謂事之循舊約而易守者為長將復理貴便時改而更化者為得矣言此意用觀遠識

太廟祧 僖祖議

臣等叅議伏以天子七廟著于尚書春秋傳禮之王制祭法禮器諸子之說歷代之議詳矣故昭穆所以序世及之正禘祫所以極仁義之本三代以降惟漢晉唐以其統祚之長得及祧遷之議 國家繼天而王 列聖重光盛德在人必百世紀厚陵復土虞主還宮對越 祖宗升祔有日同堂八室廟制已定



禧祖當祧合于舊典請依太常禮院所奏委為允當

尚書考功覆謚議狀二首

故鎮海軍節度使夏公

伏惟太常禮院謚議如前贈太尉夏公昔先帝以諸王在邸公終四歲童子給事左右及儲宮建至于踐祚周旋翼戴遂為親信臣車駕再北巡封祀行幸公無不從乃摠禁衛乃殿方面乃登宥密位居承弼體于忠恕不矜不懈謹厚恭恪用終無咎夫考行尊名先王所以立勸者勤勞畏懼公寔有之奉常之論于議允哉謹議

故寧江軍節度使鄭公

贈某官鄭公昔先帝以儲后監國公繇材武被選服事羈鞅六龍飛天雲從而上羽林龍虎歷典諸校上命糾守士心懷附荐試臨郡乃大得民遂擁旄鉞摠率親衛拱扈宸極祇勤勵翼奉身而退終節益休夫馭下以和茲謂寬裕治衆而整戎之昭也曲臺節惠較閱則協謹議

送古市北遊序

天聖八年

昔六國時趙之憂在秦備在隣國李牧為趙將守北邊願獨以其邊民戰破匈奴降東胡滅襜林盡牧之



世胡馬不敢南下况舉其國之力又况用夫天下之力然自楚漢相持不暇北畧而冒頓始大為中國敵晋氏之微小雅盡廢隋唐之際更為盛衰自石晋割我幽薊以自濟于禍難而冀方之地乃戎夏共處國家用文德懷遠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紀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戰公卿士人恥言兵事子常何哉獨留意于孫吳家也噫誠得將如李牧輩朝廷能盡其用廟堂之上智者謀之復山北之地雪中原百年之恥係呼韓邪之頸縻致闕下使歲時貢賀如漢宣帝時子行觀之其易難也涼風暮秋木葉霜脫礪長劍

以自衛冒北氣而徑去惟我知子天下奇士汗漫之伎無所施爾酒酣日下駕而將行聊歌一引以起其倦游之意云夷夏不敵兮乃古其然中國大恥兮有石之遷願瞻幽薊兮崆峒之英逝將去汝兮相從來庭太白宿兮箕尾宮旄頭北指兮虜地空念頗牧之無所用兮吁嗟奈何感子征兮永歌

送柳澥序

澥自魏隨計來京師不利于春官將北轅以邁鬱二訪僕謀曰澥即歸將卜所以為親之羞敢問予何往為可僕觴而告之曰嘗聞河東先生昔守邢今侍御



高公以布衣謁見先生優禮焉先生以文章氣義蓋一時仕不究其用天下賢士大夫莫不惜之矧自其門下出者耶前此三年侍御領琴臺不敏嘗請見寔辱解榻以待則是侍御之愛才其與人博矣况子河東之猶子能以竒文懿行繼其家聲而欲覲見賢公動之以誠意者適邗可也勉旃會宗酒行無辭僕亦從此東矣

送趙參序

聖上始親錄鄉老之書僕與晉人趙生參俱見遺于春宗伯別去貳年居無何邂逅于太昊氏之墟喜而

飲諸市酒酣趙子擊觥歎曰嗟乎使我獨不當從衡時得憑軾結鞶馳于秦晉之鄉取卿相猶拾地芥爾如在孔門吾庶幾子貢言語之科于是僕請趙子持觴為酌滿以讓之曰趙子且默無躁夫為國者孰不幸安而冒孰不不幸危且亡居是邦也既不忍其入于他邦也則使其人皆無罪而就死地君子庶濟之心何如哉若賜也為魯一出矛楯四國助田常無君之心不可謂之忠勸吳出兵教越襲其不備不可言乎信致齊之民為吳之魚肉不可稱夫仁欲善晉而使親魯則又誘吾之疲兵以成其偽不可語諸義是



則子貢一出而忠信仁義索焉顧獨存一區之魯  
雖曰墳墓之託不可不救于道不宏矣趙子君子藏  
器于身與時消息子前言過矣于是趙子喜其異聞  
也捧觴畢之翌日僕遂征淮西趙子西走輦下送旅  
蕭索秋風向高掬袂拂鞭各隨蓬轉思永交好褚無  
瓊玖故尋醉論書以識行且以規趙子使重其言也

送山人邢道序

歲直青章冠枕虎首不敏薄游淮甸間沂流且歸同  
舟一人布裘褒袂龐眉而長鬣揖而與語辭韻琅  
從容請其所自來曰吾耕嵩陰採葯于天台石門樂

其山水留久之暇時言蓋于易公羊春秋甚深同載  
至梁王兔園不敏遂留先生且前自恨未即得從為  
山中游姑結後期觴而歌送之曰嵩之盤吾耕一壥  
不羞素餐嵩之麓吾棲一谷安于華屋燎爰兮勢  
非長惟自照之明兮雖流螢之細而有餘光嗟予聞  
道之晚兮與俗回屈沐先生之風兮愀然自失非余  
親兮素髮班兮從先生役歸柴閨  
請誠上人就東京左街萬歲院講華嚴經疏  
伏以大方廣佛華嚴經者佛為大心衆生說一乘道  
純真境界超絕權假當念相應即成正覺故十會說



法不離菩提之場刹那成佛無待僧祇之劫諸諦平等同法戒性甚深廣大莫可思議非圓通融會安能宣揚此無盡藏海誠上人聞修有本行入勝流善財遍參漸進虛明之地普賢大願會歸悲智之門此處吉祥有衆延請盍亦示如來之知見乘大事之因緣夫一切含靈下至微塵之細三世諸佛上窮多劫之先元明妙圓本同具足但以情深智隔所立照亡是致千百差殊一多摠別上人以方便惠為人演說譬之指月亦同筏諭不取于相乃如寔語以是功德為大福田則昆盧遮那光明遍照矣

謝劉萃老寄玉堂集序

某在仁宗朝慶曆初知制誥時夏戎絳騷兵難連歲不解奉使謀帥多出西垣遷除更踐鮮得安其職者某白于朝請得專典辭命執政者亦欲見留故絲綸之地演潤獨多歷二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尋改御史中丞未幾復以禁職充三司使久之免邦計得請遂還禁林後改端明侍讀龍圖閣學士卜易藩鎮英宗治平中復召充學士承旨辭不得命又還內禁居玉堂東閣翰林盛事著玉堂東閣謂之承旨閣自惟孤陋三入承明之廬暇日閱兩禁辭冊因俾兩院史緒錄前後



所當內外制誥命令書詔及禁中語辭語類次為二十卷雖思致荒淺不足為文章風體然國家典冊號令至于史牘所載亦有以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者非徒為之空文而已也玉堂者太宗皇帝神筆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揭于中楹備于翰林舊志故以命篇云

謝蘇子瞻寄樂全集序

某白承寄示荒文序引讀之汗顏內忭雖君子樂道人之善且以雅好愛忘其陋然虛飾已甚愧不自遑老夫性資踈曠不堪拘束幼知為樂而不時勤于時

山東士人若劉潛吳顥石延年常不伐陳靖田度馬武數十人皆負豪傑之氣不得騁相與縱酒為高僕年少好奇論與諸酒徒游故不得篤志于學也讀書荒踈藝文謬悠僅成舉業得科名遂以仕宦其所以自處亦與為學畧同凡所經述或率意或應用每有藁草投之篋中未嘗再閱若再閱輒不如意自鄙惡之故積兩篋不曾有所改竄熙寧中得南京留臺無每抽三兩策換易讀之未嘗依卷帙徹一部故涉獵事有一吏頗敏利亦稍知文章體式因付兩篋令編次之更依篇目各成倫類亦不能親閱有書吏三數



人抄錄成卷帙其間差錯脫漏悉不曾校對改證前  
年子瞻觀止見索鄙拙欣然呈納因而面告為刪除  
其繁冗芟夷其蕪穢十存三四聊以付子孫而已今  
承盛製而乃刻畫嫫姆必欲使為姝麗或鬻玳瑁于  
市妄自譽售市莫顧有名識王者為求善價盛稱為  
竒寶衆或信或否既遇卞和二人皆以妄謬見誚鬻  
玳瑁者誚當其分矣為求善價人亦虛受其累今公  
得無亦取虛偽之誚也孔文舉諸葛孔明前世之高  
賢今以老夫為之儼倫賜也何敢望回唯有一節自  
束髮至終其身不為世屈此有似孔文舉然若遇曹  
孟德亦必不若文舉之慙去而違之爾所示序引幸  
公深裁損之使有以自得于心又門生二字尤是過  
言早以一日之稱遂託忘年之契何門生之必有請  
削除各正其分其高文今復納上惟加亮察不勝愧  
悚愧悚眼病不能親札口占殊不盡意

宮師趙公圓覺經會贊

國老趙公叔平積有善根宿殖衆德本注釋大方廣  
圓覺經深究了義得古佛心非徒言之亦允詣之慈  
愍之心不析生草故用浮圖夏禁台淨行僧十人潔  
除園廬熏被道場因而講說新經至中元日經徹罷



散樂全居士張安道聞其風而悅之以偈贊曰  
諸相非相自性圓自法非法自心覺自心自性自莊  
嚴婆伽婆佛光明藏平等法會文殊等共證如來非  
幻性了知幻是虛空華二十五輪坦無礙今日道場  
集清衆大方廣義重宣說普院法界諸含靈共此無  
邊功德海

贈崆峒先生雜言

先生拄杖常  
得一葫蘆

崆峒公何處來冠裾太穿敝路途苦漂泊葫蘆空向  
杖頭挑裏許曾無一九藥何處得錢日日醉三卧塵  
泥有何樂先生願謂余吾鄉在雲壑壯歲去崆峒多

年向衡霍吾有盛服披煙霞吾有華堂指廖廓蘊抱  
兀何知嬉遊聊假託亂髮垂帔巾十指出世僑布袴  
結雙繩緼袍縈斷索背上懶負琴身邊不將鶴藥即  
從來沒一九杖頭葫蘆漫挑着當日陝中曾遇人一  
丸入手已吞却蒸川子而識金丹耶為而說厓畧煉  
時日月取精華餌時雷風相噴薄三元之氣通混冥  
五采九光動輝爍聖祖龜沉伏入深淵赤龍騰擊上霄  
堦洞天忽見到瓊樓寶藏從茲發金鑰再閨工夫不  
自勤已見塵寰如夢覺頃來瞬息六十年山深水遠  
窮遐邇林泉在處即為家乘興有時入城郭日飲五



斗自有錢倒卧塵泥勝錦幄嗟而泡影已老殘朽木  
偶人猶動作附陰逐景類蚊蚋爭粒奪栖隨鷄雀不  
知名作是塵泥自謂翻身登碧落葫蘆一丸而自覓  
良田稼穡須菑獲仙階鬼錄路非遙一呖光陰吹劍  
鏹洗却塵泥從我來若到我家殊不惡

貽王生畧雜言并序

嘉祐三年余居守南都故人孫元規謫官在符離一  
日致其門生王畧來見余元規書具道生左蜀人舉  
進士下第薄人事棄業絕意名宦亦不復顧卹其家  
求有道者與游以長往山林幽深為志于後數往來

吳興周天少錄

睢陽甬上其意謂余久留心于道術將有所謁也既  
知余無有所得遂告別云往茅山就陶隱居積金嶺  
下結廬以煉丹藥去後間有書來頗通煉丹消息向  
五七年不聞音問疑其丹成遠遊矣近有老郎雍君  
至自華陽云嘗見生山中猶守丹爐瘁矣余哀生至  
志士也功勤歲月久丹已逾期必不成又憫其內亦  
無以恃者以其嘗親近余意良厚為之慨歎余聞道  
也晚頃亦頗通還丹大旨因抒雜言數十句代書因  
雍君寄生以發其所蔽無使守株空老岩谷若使陰  
諸魏公見吾此作定相應與三點其願解顏而笑初



謂大音之餘響已消空谷之傳不期遺燼之一星可  
復燎原之勢天之未喪斯術也固宜世有其人焉爾  
樂全居士安道五升大旨因言性十回書因  
天上大龍訣古仙留此說古仙說還丹秘易不秘難  
所以煉丹人傳疑不傳真人人有丹經藥訣人難明  
藥若得明訣還丹湏可成何故丹難造火訣難得妙  
火若得妙訣還丹終見了火藥雖已知鼎訣人得稀  
鼎若得其訣還丹成可期三訣明妙真事在人精意  
人意若能精還丹成訣易藥是陰陽髓陰陽體本二  
交媾性情親氤氲成一氣火是生殺樞生殺樞在手

手法得之心不可傳于口鼎是造化主如國有城郭  
人民得所安禍難不能作魏公演古文直指藥本根  
彭老金鑰匙火候著精微更有徐真人論鼎語較親  
古仙說天一此是坎中寔要知天一法正與節符合  
起教自星杓相將莫前却及至上下弦上下宛無偏  
五行顛倒術少順常多逆會此逆順情五行路踪跡  
萬物榮又枯足見五行力即此是天機至神不可測  
天機在眼前對眼如面壁待而心識通何曾隔蟬翼  
霄壤信懸殊相通亦有路八十一程中但駕河車去  
去去依亭侯節二如潮信紅塵日已遠紫清日以近



大哉生化功到此無窮盡富貴人所欲功名衆趨爭  
 自有逍遙人閑闕玩丹爐人見丹爐近咫尺逾萬里  
 人見丹爐小具體同天地天地合其象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靈是謂大還丹九轉龍虎精  
 功滿告太上金簡收姓名人生水泡浮流景隙駒隙  
 念生久幽獨悵一爐邊泣棄家二十年空谷守株坐  
 何如就妻兒醉飽隨時過生且鏢山齋海上更尋討  
 問得三訣明重去泥丹竈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祭文

祭故贈天策府上將軍燕恭肅王文

為中書作

維慶曆四年歲次甲申三月癸亥朔二十八日庚寅  
 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天策府故贈上  
 將軍燕王之靈昔在太祖造我有宗寔撥亂世而  
 返諸正太宗撫極始大一統寢昌而熾則八斯男  
 於穆真皇光宅萬宇潞刑許潤建于蘇華並建茅  
 社為國親屏惟王最幼最享多福愛于太宗友于  
 真皇重于今朝尊貴莫二沉試蘊而不發威望懾



于四夷命也有涯今則已矣 聖懷感悼淺服逾時  
隆器重名舉極恤典靈輜即遠國門既較某等遣時  
休運忝列台司雖曠接于儀形固上均于慘痛恭陳  
薄奠申訣愴惟伏惟尚饗

祭故夏國主文 內制

維慶曆八年歲次戊子月日 皇帝遣朝散大夫尚  
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曹穎叔  
致祭于故夏國主之靈惟靈保祚世家撫有民社光  
膺禮命重處翰垣貢職惟時恭勤載懋宜昌而壽荷  
國之休赴告奄聞震悼無已繼承有體俾統于舊封

贈恤之儀式如于彝典爰馳使駟臨赴奠楹知氣如  
存哀榮是享尚饗

故入內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祭文 堂祭

維慶曆五年歲次乙酉八月甲寅朔六月己未 皇  
帝遣禮賓使帶御器械勾當皇城司于德源致祭于  
故入內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其之靈愴惟即遠  
泉隧無遠念其生平恪宣謹力致茲芳醑慰爾營魂  
故入內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祭文 故所  
奄謝昌時邈歸長夜體焉則降魂無不之永恤舊勤  
爰陳嘉奠



故入內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堂攢祭文  
惟爾久在左右不忘恭勤隙駒靡停壑舟遽失輶  
即遠泉隧其幽清樽芳醑以將追悼

祭資政范侍郎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七月甲辰朔其官某謹以清  
酌果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兵  
部尚書范文正公之靈嗚呼孔氏之門四科高第惟  
達者之十子得聖人之一體猗嗟乎公德行則充文  
學純深政事闕通風節是勉名教是踐玉氣千尋金  
晶百鍊赤墀清規正色謹辭引義悅慨主尊臣

卑夏戎不虔文告勿悛付公蕭斧詩書在邊公允文  
武威行士附革其鷄音亂亦遄沮復節遠臺皇泰  
階播紳謂言股肱良哉維直方大熙帝之載古訓  
是式王猷亶越惟日孜孜愛莫助之時望去朝識  
者曰咨比釐南夏徒爰東社遘癘避劇汝陰促駕彌  
留泗濱竟號車焚精氣歸天復其純清死生去來于  
達奚哀渠二大厦但此棟摧公陪宰席嘗僚右掖炳  
然絲綸賞有餘色濤江湯三往襲遺芳見公永興德  
音未忘念言薄祐遭家艱疾莫遑匍匐殞涕如溜平  
生素琴已矣知音寄衷一酹髣髴垂臨尚饗



主素琴祭蔡參政文

維寶元二年歲次己卯七月庚寅朔十五日甲辰具  
官某謹遣右都押衙許思義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  
于故參政侍郎贈禮部尚書濟陽文忠公之靈嗚呼  
公乎以公之德之仁而中年以歿世乎天之報施畧  
茫昧乎太夫人齒髮高矣喜懼侍養晚乃得子未及  
撫而名之而公捨以長逝乎公既生而不以家事為  
意捐館之日柩無所歸家無所寓不然孰知公之清  
節素志乎嗚呼公乎以公之德之仁何負于天而至  
是乎公之事親如事天以為盡天下之美不足以報

也公之事君如事親以為竭心力之勤不足以奉也  
公之待故舊朋友如待兄弟義之盡也公之視四海  
之人至于一物之細如視赤子愛之至也公之心如  
青天白日光明曠達華夏蠻貊同仰之公之行如渾  
金璞玉精華溫潤無賢不肖同寶之嗚呼邦家之務  
生民之故茲念茲憂愛莫助公如何難謀云亡之遽  
某爰始羈微公寔賞知己衣其寒復飽其飢延譽于  
朝聞荐于帝再濫詔選皆公引提公亦類舉非  
苟以私前年暮冬見公潁川姿神意氣和悅溫然遠  
別戀孰期終天卑官江外萬山阻延不見袂帷歸



旒翩。涕淚流膺。下霑九泉。公有慈親。公有弱子。于焉展報。其不有年。嗚呼公乎。庶幾鑒旃。尚饗。

祭舅氏翰林學士稔公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十一月甲申朔八日辛卯謹

遣家僕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舅氏翰林學士

譙國公之靈其粵在童年早依外氏惟舅文行是親

是師廣平君之嚴明

外王母 宋氏

南陽君之慈懿

舅前夫 人滕氏

訓誨鞠育遂偕賓興策名六科入游兩禁歷踐臺省

周旋顯要舅繇文館乃登掖垣十年京華聯步朝闈

瞻言母党之重寔兼僚友之勸休澣更過笑言莫逆

吳興周氏少景

漆園柱下楞伽淨名相期逍遙之游兩忘契會之際

委勢利于塵滓遺生死于幻泡夫物云云不屑顧已

前年小子違閔南徂倉卒去國舅又卧病不及執手

折簡叙遺永傷秣陵再周歲籥豈謂此別遂成永訣

前者七月猶得手書草札數行蓋已扶病辭意悽愴

異于常時老母閱之即為大戚小子猶謂茲無憂者

乃舅宿疾間年輒發叔平訃至竟如母言承問駭怛

殞心摧臆老母踣絕痛不忍聞嗟。蒼天孰主張是

吉人君子胡不壽考長子先逝遺稚藐然孤櫬東歸

匍匐莫及念言思此悲來填膺戚丈信來云有理命



百日之內即安舊塋先公夫人南陽賢淑復與愛子  
共此泉壤九原可作神所慰矣感信仍說舅自卧疾  
迨于順化晏然沉寂一念不動得首楞嚴本無去來  
何所住幻身雖滅我又何悲寄懷此辭示同世諦尚  
饗

祭紫微韓舍人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六月一日甲戌具官某謹以  
清酌果羞之荐致祭于亡友紫微韓君仲文之靈維  
夏臯月曉魄隅出明寐不寐悲纏心骨念母氏之劬  
勞復禮衣于茲日晨有使來致君慰札發函踴讀怪

吳興國天少

非手筆云感外寒方偃諸室口占書辭意殊詳密我  
弗以憂誰不有疾緘報章而未遣傳凶問于奄忽怛  
人事之無常何變故之倉卒也嗚呼哀哉惟我與君  
義則友生情猶天倫忘形莫逆寫照存真音遶墳麓  
之和氣襲萑蘭之薰在明道之癸酉始傾蓋于京輦  
洎寶元之庚辰並飛綏于文苑欽才致之開敏挹風  
局之通簡景行業之英寔味辭義之腴雋何宴嬉之  
不同諒趨舍之無間會決日以驚疎朝異班而恨遠  
歲困敦以南謫同江淮之往蹇俄叨命于秣陵君來  
司兮漕輓及春物之未闌見畫艦于津館掬醉袂以



相屬覺遲景之遽短邈江山兮清曠澹懷抱之攄展  
喜嘉名兮暮秋悵夕城兮飲餞久相望兮中流君之  
舟兮已緩策余馬以獨歸城鷓噪兮落晚恃年華之  
未徂奚離索多之歎亦孰謂夫乎君遂終天于此旦  
嗚呼哀哉人倫賞裁嗟我不明謂君器業寔時之英  
必當機柄而立功名此蓋公議匪私交情甫慶掖垣  
之擢方叅法從之榮曾毫釐之未售矧靈府之從衡  
摧鵬翼于順風僨驥御于修程世大體兮多艱天施  
化兮靡平惟才彥之不可多得余哀君兮乃為聖朝  
與蒼生哭之慟兮寢門重余憂兮崢嶸指幻泡之起

滅彼真諦之論精紛我物兮異同亦達觀之齊冥惟  
延促兮妄立緬胡為兮殤彭寄余誠于一酹時無忽  
兮友聲尚饗

祭楊侍郎文

維皇祐元年歲次己丑十一月庚寅朔七日丙申端  
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江寧軍府事某謹遣府吏  
奉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工部侍郎楊公之靈惟  
公道德醇厚山高淵默才允文武好是正直振迹朝  
綏飛聲霜策遂簡帝心外為內翼殿撫方面景從  
宸極訓輯戎策蒸繪袞職敷經邇英稽古之力成



子暮春公致為臣年猶未也蕭然幅巾老臣去朝我  
心慘辛爰合常僚閨臺嘉賓供帳淨廬以祖清塵接  
膝晤言街鼓振：權利見規定書諸紳陽羨釣祖期  
從公游公即席賦詩留別錢客斷淪胥出守願言不  
酬徙麾建康蠡瀆北疆區：未通俄比矣涼視公吉  
履謂斯觀齒天奚難謀遽遺杖几有子而才斲業必  
偉嵩高維嶽土厚如削遠即幽宅素旌綽：復命曰  
常收神冲漠屬叨藩寄阻從弔位念言契濶濡膺隕  
涕嗚呼公乎歆茲一酌尚饗

祭張密學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八月癸酉朔四日丙子具官  
某謹以清酌果羞之奠致祭于故京東西路安撫使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張公之靈在坤六二道臣之美  
曰直方大維德之體公仕初艱寔勤素履肅以直內  
有勁如矢義以方外其平如砥守長郡邑忠恕愷悌  
承介臺省清規遠惠陟降侍從周密莊厲幹輸饒邊  
總戎在鄙寬國之憂急民之事知無不為于公之利  
聞無不草于政之弊惟日不足竭精瘁盡竟虧冲嗇  
以遺瘥沴靡究志用遽淪智氣比者秣陵嘗踵風軌  
帳較津館徽音在耳洛師汶上訊騰接置晤言未諧



素車條至直杖在廬阻從弔位悵怛盈衷寄茲一酌尚饗

江寧府祭蔣山莊武帝神文

維皇祐元年六月一日端明殿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江寧軍府兼管内勸農使提舉宣歙等州州軍兵甲公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張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敢告于蔣山莊武帝之神靈雨作沴旬浹未止民勿寧于厥居懼無以輸上經賦供神常事以至于飢且窮也某非才為之長吏慮政不敏以致咎罰謀于僚佐所以徼福皆曰祈雨而雨禱霽而霽

吳興自氏少錄

庇祐茲土惟帝聰明屬限 詔條不得躬謁以請也謹差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行上元縣尉張康侯以告帝尚降鑒於此下民尚饗

祭真武靈應真君文

維皇祐元年六月一日具官某謹上啓真武靈應君真某典守茲土既無惠政何以徼天之福下庇吏民粵惟仲夏嘉穀既殖靈雨不止懼成灾沴瞻言靈宇肇自前朝區區一方久知依奉敢稽舊禮仰黷威神尚俾山川無作霖潦垂祐黎庶歲以順成尚饗

祭謝莊山莊武帝神文



維皇祐元年六月初七日具官某謹遣上元縣尉張康侯以清酌庶羞之奠敢告于蔣山莊武帝之神昔有吳氏子開國于江左也封內之望寔惟此山茲土茲民獲免于灾沴札瘥之患惟帝之德近苦霖雨將害田稼故致區區以伸虔禱伏蒙昭答雲收氛散庶幾農穡遂以順成敢荐熟腥往謝靈貺尚饗

祈雨醮青詞 成都府

臣聞惟天洪覆幹萬化之生成惟人至誠通上靈之鑒格敢申悃幅仰黷高明粵茲井絡之疆遐處一都之會曰穰有限生齒寔煩民勤稼積之功歲無水旱

吳興自氏少錄

之沴願賦租之僅給猶衣食以不充矧非順成即致荒散比從改歲迄此仲春三農作務之時九種播殖之候時暘過度雨澤愆期精禱未孚衆情同恐臣忝膺朝寄長此吏民內愧非才不能稱職且懼政刑之謬上累陰陽之和宜以微軀獨當陰譴所祈甘澍早及大田庶濟黔黎免罹灾害臣無任懇禱之至謹

詞 謝告青詞

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六月壬子朔某日具官臣某謹稽首上啓伏念臣託質大鈞稟靈生物早棲心于



道妙方寄宦于宦遊願有大廬用存家屬向集繕完  
之役已終築葺之功其間就方位之便宜犯日時之  
拘忌竊虞陰譴積致于忤違謹按明科祇伸于謝告  
伏願上清真聖下土神明降鑒矜全垂慈保佑俾昌  
厥後以永獲安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嶽祠祈雨祝文 應天府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謹上告于東  
嶽天齊帝伏以自秋七月迄今立夏亢旱不雨風霾  
無時麥初出位穀未下種蟲蝗孳生癘疫荐作下民  
慙：無所寄命憂懼惶惑莫知攸訴謹自薰苻致虔

吳興陶氏鈔錄

祠庭夫膚寸之雲不崇朝而澤天下惟帝之德幸蒙  
恩憫甘雨時降俾茲黔首免于灾害敢不勉于善政  
以上對于靈心尚饗

祈晴祝文 秦州

某叨被朝命守茲藩閫署事已將周歲未遑躬詣  
靈祠麾符所繫非敢怠忽惟王聰直威烈西土之望  
生民之命待歲順成風雨以時則無灾害夏秋之交  
霑澍不已頗傷稼穡懼致艱食長人不佞深自咎責  
爰擇吉日恭伸享奠尚鑒哀悃同恤一方哀此黎蒸  
俾免荒札官私上下當竭誠禮共荐時事以答神貺



祭蔡資政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五月十四日辛巳宣徽南院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充東太一宮使上柱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諫議大夫蔡公之靈惟公負有文武資長政事凡所踐歷必存稱紀理財正辭曰信與義除暴戢姦令行禁止箸勞南國宣威西鄙屢索破散烽塵消弭公議曰能朝僉載躋一節遙歸樞機是委股肱喜哉元首以起密策造膝遠猷當指濶步功名謂不移跬如何大車僨于平軌窮通險夷孰主張是我姻我舊我鄉我里奄

吳興陶氏鈔錄

隅幽明緒言在耳芻靈寓馬將此芳醑久要不忘尚有銘誄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龍圖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五月丁巳朔二十二日戊寅太子太保致仕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王公之靈先正文康仁朝樞宰有顯事功國策攸載公起世家學優而仕直此惟清風類是似惟功之資信厚為負頗僻之萌不接心術故其立朝克秉常德施于政事允蹈淳則天地之理見于簡易君子之道本于愷悌陪京二年治



用誠恕民悅無苛先吝其去方謀借留言上未及忽  
驚鐘聲父老相泣雖未上壽星紀六周乘其積善邈  
與天游有子克孝白華之潔逝莫能從一號三絕我  
聞傷之爰作斯誄著其至性以章于世嗚呼尚饗

祭滕龍圖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十一月辛酉朔十五日乙亥  
太子太保致仕上柱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滕公之靈惟靈倜儻  
闕達逸羣絕倫始踐廣場衆推奇士泊登近著朝謂  
名臣神宗昨即訪落初政公在諫省靡言不聽獻

吳興陶氏鈔錄

納之益施于號令寘于西掖乃執邦憲召入禁林亦  
尹京甸一麾出守于藩于宣悠々江湖凜々塞垣徙  
地淮海寔便吳閩憇于國門易車而航解維有日親  
賓未還方歌而哭宿夕之間世故無常變不旋日孰  
主張是于何致詰我念與公義好為篤惠子知我潘  
楊載睦我老在廬遲公從容舟次津亭總幃已空淮  
人來迎畫蠲相連今其歸矣丹旆翩々嗟我耄衰情  
禮多缺寫哀一酌以伸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蔡知政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七月二十九日乙未宣徽南



院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張  
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工部尚書蔡敏肅  
公之靈惟公之才無適不宜惟公之志果于大為自  
初登仕鋒穎以見江南陝右績用玉璫簡在帝心  
中樞是付寔講戎畧以承神武混夷震驚仇方是懲  
獨念之深疾人股肱嗟我與公少也友生黨序之游  
繼以姻盟我老家居公病在床莫復笑語何殊他鄉  
命也有涯英魂豈昧平生志業銘詩具載日吉時良  
爰即寔窆遣息一酌幽明永隔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少師文

吳興陶氏鈔錄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四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宣  
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張某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鄉老贈太子太師趙公之  
靈嗚呼仕顯王庭老歸鄉社我思故人今誰存者  
並游辭場麻衣如雪接武重金同茲大耋得謝掩關  
相望一酌樽酒笑言累經青白公病再暮去年我病  
四旬往來亦足有省公來視我欲興不能我往候公  
公莫能興忽聞鐘聲公已脫屣非幻不滅何云去住  
倚戶而歌此事驚俗于行一酌衆哭亦哭先塋拱木  
體魄則降如其和氣豈埋泉壤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端明尚書文

惟公先正弼亮真宗從享于廟為時元公公承世家以才自致施之有政中和敏惠有為有守時推器識迺登諫垣補茲袞職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平涼常山至于太原坤維巨屏浚邦神甸帥節守符中外更踐出處三朝事功懋建公資樂易達生任真賓朋罇俎不虛佳辰脫屣世纏斷彫為樸富貴都忘蕪如夢覺西京相望晤游面濶忽聞遺言乃云永訣公于自性亦既有省凡此聚散空華雲影人悲亦悲我何以異姻舊之私寄情一酌

吳興陶氏抄錄

陳州祭太皞廟祈雨文

惟帝乘震司春德施化育萬物資始迄就歲功此為舊墟寔存命祀今方東作旱氣作沴百草穀木仰待膏雨久未滂洽田野揚塵伏冀慈鑒俯垂於祐時降甘澤稼穡順成凡厥含生皆蒙仁濟尚饗

陳州祭商高宗廟祈雨文

昔上帝賚主良弼乃得傳說爰立作相而命之曰若歲大旱汝作霖雨惟說式克欽承用能復興商道故王盛德享祀百世今歲可謂大旱矣說之光靈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之列星王尚昇說復作霖雨大濟生



物迄成有年區三下臣敢効誠請

祭女夫故河北路轉運判官殿中丞蔡天申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月日外舅某官遣息某具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女夫故河北路轉運判官殿中

丞蔡即之靈嗚呼我在滑臺聞子彥秀鄉党世交遂

成姻媾往牧蜀都任子校書一上中第聲光熾如學

問滋泠辭章爾雅敏于從政有過人者朝廷爾才

擢之不次京西河北俾專使指此時尊府密勿近輔

棣萼聯華邦車接部驥髦未騁鷲翮方振悵望修途

空嗟倒景籍始通朝年未強仕寔勤其官以速彫瘁

吳興陶氏抄錄

初歸庭闈寵光甚渥今出都門素旌綽吉凶糾纏

勢靡有定將如之何不推之命慨余老矣繫爾之託

而反爾爰事奚可度四子余出搃角相扶遣息往酌

且撫其孤尚饗

陳州祭唐贈太尉趙公文雙

維熙寧七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日癸亥具官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昭告于唐贈太尉趙公有唐之季

大盜移國封豕長蛇踐食屨夏生民塗炭城邑丘墟

公于爾時獨保孤壘攻圍數年浴血百戰陳之遺黎

公于爾時獨保孤壘攻圍數年浴血百戰陳之遺黎



竟脫賊口兄弟三人繼登將相並有功德著于此邦  
而其像貌晦于闔辟邦人不知久不克享其祇膺  
朝命再來領藩惟公忠烈能捍大患寫之繪素神氣  
凜然乃建祠堂式荐時事夫封為上公祝為貴神春  
秋之義禮典攸著奉之廟食永世無斁尚饗

南京祭喬太尉廟祈雨文

惟神生為上公歿而廟食坟墓子孫殆今千載一方  
昭事神靈如在凡有祈請固不貺答念茲境內夏秋  
以來水潦蟲蝗灾害已甚近又不雨復成亢旱秋成  
失望首種未入人心惶惶相與憂懼惟神哀憫時降

吳興陶氏鈔錄

甘澤沴除蝗孽粗以有年仰冀聰明鑒此虔切尚饗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